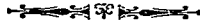


海 恨

目 總



序	魏冰心
本書特點	編者
標點符號說明	編者
回 目	十 回
正文	十 回

序

吳趸人先生，是近代的小說名家。和施耐庵、曹雪芹等，先後媲美。他的作品，最風行一時，而且膾炙人口的，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。這書描寫社會腐敗情狀，深刻而忠實，繪影繪聲，惟妙惟肖。他雖然得力於水滸、石頭記、儒林外史等書，卻能另闢蹊徑，不同凡響，有創造的精神，無摹仿的痕迹。所以從新文學家的眼光看來，吳先生可算得是一位最近過去的文學家。吳先生的作品，可算得是有價值的純文學、真文學、活文學。那些近紹姚會、遠師韓柳，取法秦漢魏晉的古文大家，即使神似古人，充其量，也不過替博物院中添了幾許贗鼎罷了。文學云乎哉？

這部恨海，也是吳先生的代表作品。全書雖然僅有十回，四萬多字，卻是一部絕好的表演人生、批評人生的文學作品。人們對於現在的生活有興趣，要用文學表演出來；人們對於現在的生活感痛苦，也要用文學表演出來。從前劉邦既定天下，一時輿會淋漓而作大風歌；項羽烏江大敗，一時悲憤填膺而作垓下曲。還有屈原的作離騷，蒲明的賦歸去來辭，都是有感而發，並非無病呻吟。所以真正的好文學，須一字一句，從至性至情中流露而出。吳先生對於宗法社會的禮教不滿意，故在這部書中竭力描寫專制婚姻下的戀愛不自由，對於滿清政府的顛覆不滿意，故在這部書中竭力描寫拳匪時代人民蕩析流離的痛苦；又對於現代社會風教的廢弛不滿意，故又在這部書中描寫青年子女的墮落情狀。再就形式上講，全書剪裁得當，布局謹嚴。寫伯和和棟華的悲歡離合，酣暢淋漓，幾占全書十之八九，段段有精采。寫仲藹和娟娟的末路，只寥寥千餘字，卻能令人想像娟娟何以墮落煙花，仲藹怎樣浪遊天下，如飲醇醪，耐人尋味。

現代初級中學學生，欲課外研究近代文學作品，此書當然入選。因書中事實接近現代生活，思想上並不陳腐，道德上也無危險，並且可做討論婚姻問題的導線，研究拳匪禍亂的動機，校讀一過，略誌數語，用作介紹。

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，魏冰心。

本書特點

何者爲情，何者爲處，本書辨之甚明，替牠們作上一種很嚴的界說：這是特點一。

本書寫男女愛情，寫得非常真摯，非常光明，與尋常肉麻當有趣之言情小說迥不相同：這是特點二。

作者寫本書的第一目的，即在「不滿意於宗法社會的所謂禮教，力斥專制婚姻之非」；以生在距今數十年前之人，而能有此卓越的眼光，洵屬不易：這是特點三。

拳匪之亂，也爲歷史上一大事件，本書即以此一時代爲背景，而以深刻之筆出之，寫盡爾時人民所受蕩析流離的痛苦：這是特點四。

本書寫青年子女墮落的情狀，有繪影繪聲之妙，令人爲之怵目驚心：這是特點五。

本書寫悲歡離合，極酣暢淋漓之致，且一段緊似一段，尤足引人入勝：這是特點六。

本書剪裁得當，布局謹嚴：這是特點七。

本書文字，富有創造精神，爲後來一切「新文學」之先河，自與死氣森森之古文有異：這是特點八。

以上八點，係舉其筆筆大者而言，其餘更是美不勝收，請讀者們細細的去領略吧。

標點符號說明

。表示一句的結束。例：到書房裏看看衆孩子的情形。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，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，便踱了出來。

，表示頓或證。例：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，名榮，表字戟臨，廣東南海人。兩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分在工部學習。接了家眷，來

京居住。

；表示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。例：對於君國施展起來，便是忠；對於父母施展起來，便是孝；對於子女施展起來，便是慈；

對於朋友施展起來，便是義。

：表示總起下文，或總結上文。例：夫人李氏，所生二子：大的名祥，表字伯和；小的名瑞，表字仲藹。（總起下文）

例：議定了租金，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。他也只得一妻一女。妻子白氏，女名棣華。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。（總結上文）

？表示疑問。例：請問三位，可是從衛裏來？可是往城裏去？

！表示驚駭，招呼，願望，命令等。例：不好了！毛子來了（驚駭）

例：母親你好苦也（招呼）

例：莫若我在這裏，你兩個奉了母親，和親家母一同去罷（願望）

例：小孩子懂得甚麼，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（命令）

……表示刪節，或意思未盡。例：此間消息不佳，倘料得亂事將起，即祈南下，並請挈帶舍眷……云云。（刪節）

例：李富道：『小的也因不見少爺……』棣華聽了，如冷水澆背一般，頓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，又擔上了一擔憂愁。

（意思未盡）

——表示忽轉一個意思，或用作夾注。（加在字句的中間）例：白氏道：『伯和賢姪呢？』——棣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羣人衝來的嚇，又受了驟子溜繩的嚇，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那一寸芳心，容納了這許多驚嚇的事，早把伯和忘記了。此時被白氏一提，不覺失聲道：『嗟呀！』（忽轉一個意思）

例：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，貼了一張字條兒。——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。——不覺暗暗稱奇；不知貼在這裏，是何用意。（用作夾注）

『』表示說話的起訖。例：戲隨道：『這個忙甚麼，他們年紀小得很呢。』

「」表示特別提出的文字或語句。例：並不是那俗人說的「情竇初開」那個「情」字。

香奩集

回 目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| 遭離亂荒村櫻小梅 | 一 |
| 第二回 | 情脈脈芳心增志志 |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 | 五 |
| 第三回 | 紫竹林無處訪鴛泥 |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| 九 |
| 第四回 |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| 尋夫摺通衢張字帖 | 一三 |
| 第五回 | 驚惡夢旅夜苦繁愁 |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 | 一七 |
| 第六回 | 火煎煎大劫天津衛 | 病懨懨羅住濟寧州 | 二一 |
| 第七回 |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|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| 二五 |
| 第八回 |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| 歸大限慈母撒嬌娃 | 二九 |
| 第九回 |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|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| 三三 |
| 第十回 |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|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| 三七 |

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化通詞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

我提起筆來，要敘一段故事。未下筆之先，先把這件事從頭至尾，想了一遍。這段故事，敘將出來，可以叫做「寫情小說」。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，說人之有情，係與生俱來；未解人事以前，便有了情。大抵嬰兒一啼一笑，都是情，並不是那俗人說的「情竇初開」那個「情」字。要知俗人說的情，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。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，是說先天種在心裏，將來長大，沒有一處用不着這個「情」字。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。對於君國施展起來，便是忠；對於父母施展起來，便是孝；對於子女施展起來，便是慈；對於朋友施展起來，便是義。可見忠孝大節，無不是從「情」字生出來的。至於那兒女之情，只可叫做「癡」。更有那不必用情，不應有情，他卻浪用其情，那個只可叫做「魔」。還有一說：前人說的那守節之婦，心如槁木死灰，如枯井之無瀾，經不動情的了。我說並不然，他那絕不動情之處，正是第一情長之處。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，未免把這個「情」字看的太輕了。並且有許多寫情小說，竟然不是寫情，是在那裏寫魔，寫了魔，還要說是寫情，真是筆端罪過！我今敘這一段故事，雖未便先敘明是寫那一種情，卻是斷不犯這寫魔的罪過。要知端詳，且觀正傳。卻說光緒庚子那年，拳匪擾亂北方，後來鬧到聯軍入京，兩宮西狩，大小官員被辱的，也不知凡幾。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，名榮，表字戟隨，廣東南海人，兩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分在工部學習，接了家眷，來京居住。夫人李氏，所生二子，大的名祥，表字伯和，小的名瑞，表字仲藹。在南橫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頓。恰好他一位中表親戚，從蘇州原籍，接了家眷來京。一時尋不着房子，戟隨本來嫌房子太大，便分租兩間與他。大家同院居住。他那親戚姓王，名道，表字樂天，妻子蔣氏，所生只有一女，小名媚娟。王樂天是個內閣中書，與陳戟隨一般，都未曾補缺。京官清苦，長安居不易。戟隨住了北院的五間房子，西院三間，王樂天住了，還有東院三間空着，一般的要出房錢，未免犯不着。因把召賃的條子貼了出去，過了幾時，便有一個人來問，要賃房子，戟隨便招呼他看過，問起姓名，那人道：「姓張，名皋，字鶴亭，廣東香山人。」戟隨見是同鄉，更是歡喜，議定了租金，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。他也只得一妻一女，妻子白氏，女名桂華。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，說出來真是「無巧不成書」。這一個院子，三家人家，四個小兒女，那時都在六七歲上。王家本是陳家老親，張家又是陳家同鄉，同在一院裏居住，內眷們來往，甚是

親密。四個小孩子，也是天天在一處頑。戰臨請了一個蒙師，在家裏教兩個孩子讀書；王張兩家，也把女兒送來附學。小孩子家，愈加親密；大家相愛相讓，甚是和氣。張鶴亭每過一兩年，便要到上海去一次。原來鶴亭是一個商家，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洋貨字號，很賺了幾個錢。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門大街。每年要往來照應。凡是到上海去時，便托戰臨照應內眷，因此更成了知己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已過了五六年。戰臨已經補了營繕司實缺。滿漢堂官，又都十分器重，派了個木廠監督的差使。光景較前略為好了一日。李氏對戰臨說道：『祥兒今年已是十三歲，瑞兒也十二歲了。他弟兄兩個，近來很用心讀書，我看將來也不輸與老子。』戰臨笑道：『奇了！怎麼夫人平地誇獎起兒子來？』李氏道：『不是我平地誇獎他們。可知做父母的看見兒子好，心中便格外歡喜，歡喜了，便多方要代他們打算。』戰臨道：『打算甚麼呢？』李氏道：『打算同他們說定了親事。』戰臨道：『這個忙甚麼，他們年紀小得很呢！』李氏道：『老爺有所不知。我看見同院的兩個女孩子，和我們祥兒瑞兒，真是天生的兩對。便想說定了。』戰臨道：『同住一個院裏，怕他們跑了不成？過兩年，再說不遲。』李氏道：『不是怕他們跑了。我看得這一對女孩子，實在好，恐怕被人家先說了去。豈不是當面錯過？』戰臨沈吟道：『王家娟娟，人倒甚聰明。近來我見他還學着作兩句小詩，雖不見得便好，也還算虧他的了。說話舉止，也甚靈動。張家棟華，似乎太呆笨了些，終日不言不笑的。並且鶴亭是買賣人，一點也不脫略。那一副板板的廣東習氣，還不肯脫。他未見得便肯和我們官場中結親。』李氏道：『我們且央媒人去求親，肯不肯再說。此刻提也不會提起。怎麼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？』當下商議已定。次日，戰臨便央了兩位媒人，分頭去說合。王樂天一口便答應了，把女兒娟娟許與仲藹。張鶴亭聽了，却與妻子白氏商量。白氏道：『這是兒女大事。官人做主便是，何必和我婦人家商量？』鶴亭道：『不是這等說。我天天在外頭，回家的時候，少娘子天天在家兒着，他們祥兒到底人品資質如何？雖然說是小孩子家，看不出甚麼，然而一舉一動，與及平日脾氣，總可以看得出點來。他們現在一處讀書，可還和氣？這也是要緊的。』白氏道：『祥兒的舉動，倒比他兄弟活潑得多。常聽說讀書，也是他聰明。至於和氣不和氣，這句話更可以不必說。此刻都是小孩子見識，懂得甚麼？』鶴亭道：『這倒不然。彼此向來不相識的，倒也罷了；此刻他們天天在一處的，倘使他們向來有點不睦，強他們做了夫妻，知道這一生一世怎樣呢？』白氏道：『他們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妹的一處頑笑，有甚麼不睦？』鶴亭便不言語。到書房裏看看衆孩子的情形。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。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，便踱了出來。那裏看得出個甚麼道理？可有一層：陳戰臨是個仕宦世家，教出來的孩

子，規矩卻是甚好。所以祥瑞兩個，雖然十一二三歲的孩子，那揖讓應對，已同成人一般。這一着鶴亭早就看在眼里，記在心上。這回同白氏商量，一則是看白氏心意如何；二則自己只有一個女兒，也是慎重他的「終身大事」之意。其實他心中早有七分應允的了。當下回到東院，再與白氏商量，不如允了親事。但是允了之後，必要另賃房子搬開，方才便當。不然，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，不成個話……夫妻們商量妥了。到了明日，便對媒人說知。媒人回了戰臨的話，自是歡喜。張鶴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尋了一所房子，搬了過去。戰臨便把東院收拾起來，做個書房。王樂天仗着是老親，李氏又苦苦留住，便沒有搬開。一面擇吉行文定禮，從此交接了八字婚帖。娟娟仍舊上學，同着讀書。他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放了學時，常到李氏這邊來頑，孜孜憨笑，李氏十分歡喜他。撫摩玩弄，猶如自己女孩兒一般。鶴亭自從搬開之後，棧華便不讀書，只跟着白氏學做女紅，慢慢便把讀過的女識女孝經都丟荒了；只記得個大意，把詞句都忘了。光陰荏苒，到了庚子那年，兩對小兒女，都長成了。棧華與伯和同庚，都是十八歲；棧華大了月分。仲壽十七歲，娟娟最小，也十五歲了。——這年陳戰臨升了本司員外郎。——這一年正是拳匪鬧事的時候，自上年便有了風聲；到了正二月裏，便風聲一天緊似一天。蘇州人向來膽小，王樂天又是身體孱弱的。到了三月裏，外面謠言四起，樂天便告了個假，帶了妻女，先行出京，回蘇州原籍去了。與戰臨說定，等過兩三個月，沒事，仍然帶眷來京。萬一有了事，這裏總是安身不得，便在上海相會。戰臨一一答應，送了一程，便自回去。此時仲壽娟娟都已知識漸開，大家都有戀戀不捨之意。近來張鶴亭到上海去了，只丟下家眷在京。自從樂天行後，那京官紛紛告假回籍的絡繹不絕，惱了政府，下了一個號令，不許告假。於是一種京官，稍有知識的，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。白氏慌得幾次到戰臨處，商量出京南下，爭奈此時已不能告假。白氏又只母女兩個，不便遠行，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。直接到四月底邊，忽接了鶴亭電報說：「此間消息不佳，倘料得亂事將起，即祈南下，並請挈帶舍眷……」云云。戰臨此時也有了主意。外面謠言，一日數起。忽然說各國公使已經電調洋兵入京，準備開仗；忽然又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入京護衛；又有人說董福祥的兵，盡是拳匪；又有個說端王已經向公使館下了戰書，明天就要開戰。此時京裏的人，那一個不慌做一團。到了五月初一，更是人心惶惶。那拳匪在街上橫衝直撞，氣燄逼人。戰臨慌了，便請了白氏來，叫他收拾細軟，帶了女兒出來；自己派了家人，和兩個兒子，一同起身。白氏依言，即日收拾了行李，帶了女兒棧華同來。當此亂離之際，也不及講那未婚迴避的儀文了。戰臨吩咐兩個兒子起行。仲壽道：「父母都在這裏，當此亂離之時，豈有兩個兒子都走了之理？只等哥哥陪了張伯母

出京，孩兒留在這裏，侍奉父母；萬一亂事起了，也同父母在一處避亂。」戟臨道：「我是做官的人，不得不遵守命令，不能告假。你們何苦身處危地！莫若我在這裏，你兩個奉了母親，和親家母一同去罷！」李氏道：「老爺在這裏，我們豈可以都走了？還是孩兒們同去的好。」仲藹道：「母親和哥哥同去罷！孩兒在這裏侍奉父親。」戟臨道：「小孩懂得甚麼？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！」仲藹道：「別的事不敢令父親動怒，這件事但憑大人責罰，孩兒也不敢行。」戟臨無奈，只得叫伯和一個，帶了家人李富，同了白氏母女，雇了兩輛騾車動身。到了火車站上，要附坐火車到塘沽去。誰知到了車站時，站上的人，一個也沒有。說是今天不開車了，因為怕洋兵進京，已經把鐵路拆斷了。伯和沒法，只得和白氏商量，且坐了騾車過去，僱倖趕到豐臺，可望有車，又和車夫商量，加了他車價，一路向豐臺而去。那騾車又不敢在鐵軌旁邊行走，恐怕遇了火車，不及迴避，只得繞着道兒走。走到太陽下山，將就在一家村店裏住了。這家店，統共只有一間客房，房裏又只有一張土炕。棧華此時，真是無可奈何，只得低垂粉頸，在一旁坐下。這家村店，卻又不備飯的。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，胡亂買幾個燒餅充饑，幸得沒有第二夥人投宿。伯和同家人車夫在堂屋裏打盹。過了一夜，次日那車夫便不肯行，無奈又只得加他車價。伯和許了他，每天每輛給他七兩銀子，不問一天走多少路，走一天算一天。說明白了，方才套車起行。走到豐臺車站，只見站上燒的七零八落。車夫又不肯行，拌了多少嘴舌，方才前進。是日又趕不到黃村，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。伯和因為與棧華未曾結親，處處迴避，一連兩夜，在外間打盹。北邊村落房屋，外間是沒有門的，因此着了涼，發起燒熱來。這天就不能行動，只得在那村店裏歇住。白氏甚為心疼，便叫到房裏炕上睡下。棧華只得在炕下一張破椅子上，背着身子坐下。幸得帶着有廣東的午時茶，白氏親身和他熬了一碗，吃下去。到了下午，才好些。那車夫又嚷着說：「縱不起行，也要七兩銀子一天。」那李富又和他爭論。伯和便道：「不要爭了，依了他們罷！」那車夫聽了，方才無話。是夜伯和就在房內歇了。好得北邊土炕甚寬，只要房子有多大，那炕便有半個房子大，動輒可以睡得十多人。白氏把一張矮腳炕，擺在當中，讓伯和睡在几那邊，自己和女兒就睡了几這邊。若在北方人，這等便是分別得很嚴的了。棧華何曾經過這種光景，又是對了一個未曾成婚的丈夫，那裏肯睡。只是背燈低首，默默坐下。伯和白天裏吃藥取汗，睡了一大覺，此時反睡不着，躺在炕上，但見一燈閃閃，棧華獨坐，白氏在那邊已睡着了。對此光景，未免有情，便輕輕的說道：「姊姊睡下罷！」——看官，須知棧華比伯和大了兩個月，從小在書房裏，便是姊弟相稱的，所以此時伯和也照前稱呼，叫一聲姊姊。切莫動了疑心，說廣東人的夫妻，是以姊弟相稱。

的。——閒話少提，且說棧華聽了伯和這句話，低頭不語。伯和又道：「有炕几隔開了，伯母又在那邊，你看那紙窗都破了，雖是夏天，夜深了不免要有風的，不要受了涼！」棧華低着頭，半晌，慢吞吞的低聲說道：「賢弟請將息罷，病才好呢！」伯和聽說，一骨碌坐起來，不知爲着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

卻說伯和一骨碌坐了起來，棧華暗吃一驚。他起來做甚麼？他叫我睡雖是好意，卻不要因我不睡，強來相干，那就不成話了。只聽得他說道：「姊姊睡罷！不要熬壞了身子，明天還要動身呢！」棧華低聲道：「賢弟請睡罷，病才好，不要又着了涼，我倦了，自然要睡的。」伯和也不答話，把夾被窩推過一邊，俯身取鞋子穿上，走下地來，方才說道：「我仍舊到外面打盹去，姊姊請安睡罷！」說罷，出去了。棧華暗想：我們還是小時候同過頑笑，這會隔別五六年不見了，難得他這等憐惜我，自己病還沒有大好，倒說怕我熬壞，避了出去。他這個病，是爲迴避我，在外面打盹熬出來的，今夜怎可再去累他。欲待叫時，又羞於出口；欲待不叫，於心又不忍。便站起來，輕輕把白氏推了一推，叫道：「母親醒醒！」白氏驚醒，問是甚麼事。棧華低頭不語。白氏笑道：「甚麼事？叫醒我，又沒有話說。」一面坐了起來，又問甚麼事。棧華只是低着頭，一言不發。白氏甚疑心。一回頭，看見伯和不在炕上，便問那裏去了。棧華向外間一指，眼邊不覺一紅。白氏正要下地，只見伯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在這裏，姊姊總不肯睡，所以我仍迴避出去。」白氏搶着道：「這又何必現在我們是逃難的時候，那裏還論得許多規矩。賢姪快睡了，女兒快過來，靠我這邊躺下。誰病了都不好呀！」伯和拿眼望着棧華，棧華只是低着頭。白氏道：「賢姪先睡下罷，我會叫他睡的。」伯和便上炕去睡了。白氏伸手把棧華拉到炕沿上道：「睡罷，不要累得人家不安。」棧華還只低着頭，坐在炕沿上。白氏催了幾次，方才盤起腿到炕上，和衣躺下。心中暗想：我若是不睡，便連母親也累得不能睡了。只是這嫌疑之際，令人十分難過。倘是先成了親，再同走，倒也罷了。此刻被禮法所限，連他的病體如何，也不能親口問一聲，倒累他體貼我起來。我若是不睡，豈不是孤負了他一番好意？又想到尙未成婚的夫妻，怎麼同在一個炕上睡起來，想到這裏，未免如芒在背。幾次要坐起來，又怕累得伯和不安，只得勉強睡着。一夜想這個，想那個，何嘗睡得着。天才亮了，就坐起來，微舒倦眼，往伯和那邊一望，只見他側着身子睡了，把一牀夾被窩，翻在半邊。暗想：此刻天將黎明的時候，曉

風最易侵人的，況且正對了那破紙窗，萬一再病起來，這身子怎生禁得？要待他蓋好了，又不好意思；待要叫醒母親，又恐怕老人家醒了，不能再睡。今日諒他要動身的了，不多睡一會，怎禁得在車上勞頓？待要叫醒伯和，又出口不得，思來想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得輕輕下了地，悄悄的走過來，輕舒玉手，把夾被窩一拉，代他蓋了。誰知白氏早已醒了，不過閉着眼睛養神，棧華代伯和蓋被窩，恰遇了白氏雙眼一睜，早看見了，便道：「你再代他掖好點呀！」這一句話不打緊，卻羞的棧華滿面通紅，直透到耳根都熱了。連忙退了幾步，坐到椅子上。暗想：若是成了禮的夫妻，任憑我怎樣都不要緊，偏又是這樣不上不下的，有許多嫌疑，真是令人難煞。索性各人自己投奔，兩不相見，不過多一分情記，倒也罷了。偏又現在對面，叫人處處要照應，又不能照應，弄得人不知怎樣才好。想到這裏，不知怎裏一陣傷心，淌下淚來。白氏坐起來，一眼瞥見，問道：「哭甚麼？」棧華拭了眼淚，勉強應道：「沒有哭。」白氏歎道：「我也知道你爲難，但是你們非平常的可比，從小兒在一處的，姊姊弟弟相處慣了。今日在這亂離之際，是迫不得已的事，又有我在旁邊，其實「嫌疑」兩個字，也可以從權免了。我見王家娟娟和他們小瑞兒，是終日有說有笑的，雖然他們老親，究竟也是個未曾成禮的夫妻。娟娟何嘗像你？我們早是搬開了，倘使當年不搬開，你便怎樣過呢？」棧華聽了，猛然想起，倘使當年不搬開，一向不知是何景象。那時候年紀小，自然不懂得甚麼嫌疑，直到今日，倒也相處慣了，猶如養媳婦一般，倒也罷了。偏是我處的這個地位難，正在胡思亂想，伯和也翻身起來了。揉眼問道：「伯母姊姊好早，怎都起來了？」白氏道：「賢姪今日可全愈了？」伯和道：「好了！今天可以動身了！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？」白氏道：「不知這裏可打聽得出來？」伯和道：「這裏的人糊塗得很，昨天我問他們，他們都是所問非所答，但知道大師兄殺毛子，又是甚麼天兵天將的亂說一遍，沒有一句聽得的話。我們只索早點動身，到前面去再打聽。」說罷，出去，叫起李富，熬水洗臉。白氏母女也梳洗過了。伯和叫套車，忽然兩個車夫之中，有一個說：「不去了！我不做這買賣了！我昨天晚上聽得人說：『毛子兵已經到了衛裏，正和大師兄在那裏開仗。』毛子用的是鎗砲，大師兄用的是神兵神火，大師兄便不怕鎗砲，咱們可不行。我不能爲了賺幾兩銀子，去陪你們做砲灰。」那一個車夫還勸他說：「咱們都是大清朝人，大師兄一扶清滅洋，自然保護咱們，去走走，怕甚麼呢？」李富便說：「咱們不一定到天津，隨便到了黃村也罷，安定也罷，郎坊也罷，只要過了火車，我們便上火車去了。怎見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砲灰呢？」那車夫道：「你還做夢呢！還有火車，你這一輩子莫想了！所有鐵路，都被大師兄一把神火，燒的化了水了。」伯和聽得，便出來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那車夫道：「不必

問怎麼樣。總而言之，這買賣我不幹了。算還了我車價，我回去了。」伯和問這一個車夫道：「你呢？」車夫道：「他不幹，由他不幹。只是你們四個人，同坐了我的車，只有一個牲口，那裏拉得動？早知道要長行，應該弄一輛雙套車才是。」伯和道：「在這裏再僱一輛車來，不知可有？」車夫道：「這小鄉莊地方，那裏去僱車？僱兩匹牲口，倒或者可以有的。」伯和道：「那麼你代我們去僱來！」車夫答應去了。那一個便囑着要車價。伯和只得給了他。他便趕着空車去了。不一會，那僱牲口的車夫回來了，說：「這裏連個牲口都沒有，有的都是人家自己養的，不肯受僱。」伯和道：「這就沒法了，只好同坐了一個車的了。」車夫道：「不是我，不肯無奈牲口拉不動。」伯和道：「拉不動，走慢點就是了。並且我們跨車簾的，未嘗不可以下來走走。」車夫道：「那麼要加我點價。」伯和道：「加你二兩銀子一天就是。」車夫笑道：「你老爺也大會打算了兩輛車，都是七兩銀子一天，此刻那一輛辭了，只加我二兩，老爺到省下五兩來。」伯和道：「你要多少呢？」車夫道：「把他辭了的，都給了我，不公道麼？」李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咱們出了七兩銀子一天，只跨個車簾。」伯和道：「算了罷，就照給他罷了。這個離亂的時候，還講甚麼呢？」車夫答應了，便走了出去。要叫他搬行李時，卻不知他那裏去了。伯和回到房內，悄悄對白氏道：「我方才站在院子裏和車夫說話，看見門外逃難的車，比前兩天更多了；外面的光景，益發亂了。我們把緊要的東西，悄悄的分纏在身上罷。」白氏聽了此言，不覺慌了道：「外面怎樣了？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且莫問。這個是好主意，纏在身上，總比放在箱子裏穩當些。白氏連忙取出鑰匙，開了小皮箱，取出首飾匣，把兩對珠花拆散了，與幾件金首飾，母女兩個，分纏在身上。棣華看匣裏，還有十兩金葉，取了出來，對白氏道：「這件怎樣？」白氏道：「這個交給賢姪罷！」伯和正在那裏開了自已箱子，取銀子，多了不好帶，少了又怕失了箱子，不夠用，十分躊躇。聽得白氏此言，回頭一看，棣華便把金葉遞給伯和，伯和接在手裏，把二三十兩散碎銀子，纏在身上。又在身上解下一件東西來，遞給白氏道：「這是一家傳的一件頑意兒，家母給了我，此刻身上有了累贅東西，帶他不便，請伯母代我收了。」白氏接過來，棣華俏眼看去，是一個白玉雙喜牌。白氏便要放在箱子裏。棣華道：「這東西放在箱子裏不穩當，還是帶在身上罷！」白氏便遞給棣華。棣華重新把身上東西解下，把雙喜牌放在一起，再纏上去。伯和又取了幾十兩銀子，交給李富，叫他纏上。又取出這幾天的車價來，鎖了箱子，把十兩金葉，分做兩處，解開腿帶，把他束在腰上。然後叫車夫，誰知那車夫還沒有回來，只得等他。等了好一會，方才來了。李富幫着搬行李上車。白氏母女，互相挽扶，出了店門上車。伯和給了店錢，又叫車夫進來，交給他車價，說明：「連今天的十四兩也在內了。你

且帶在身邊，我恐怕路上有失，丟了箱子，沒得給你，累你白忙了幾天。」車夫歡喜，接在手裏道：「果然今天逃難的人更多了！我問問他們，也有前天出京的，也有昨天才出京的，他們都逃到這兒了，可見得事情是急了。」一面說着，放下了馬鞭子，把銀子放在肚兜子裏，一同出了店門。伯和李富，一邊一個，跨上了車簷。車夫說道：「好！碰咱個運氣去，運氣壞的，做了砲灰，運氣來了，多掙幾兩銀子。」說着，把馬鞭一揮，那騾子滴溜滴溜的便發腳行動了。伯和在車簷上看時，卻多了一匹騾子，便問車夫道：「你那牲口往那裏弄來的？」車夫道：「是我設法去贖來的，也化了五錢銀子一天的賃價呢！不然一匹牲口，究竟怕他累慌了。」伯和道：「那麼你頭一次說去贖來騎的，怎麼又說沒有？」車夫道：「贖來拉車，我是仍要回來的，可以還他；若是騎了去，他們那邊又沒有下站接應，你們不還他，他同誰要呢？」李富道：「咱們贖來騎了，總是和你在一起的，難道你到了天津，不能代他們帶回來麼？」車夫道：「頭回可是沒想到這一看。」李富冷笑道：「怎麼叫沒想着？不過咱們騎了牲口，你不能要咱們雙倍車價罷了！」車夫不做理會，只管趕着車走。伯和在車上，留心看那往來的車馬，十分擁擠，暗想此時由京出來的，自是避亂。還有這條路上來的，難道反投到亂地裏去麼？怎得一個熟人問問便好？怎奈來來往往的，留心看了半天，總沒有一個熟人。因問車夫道：「他們那個往這條道上來的，是甚麼意思？」車夫道：「誰知道呢？此刻四起都是謠言，城裏往衛裏跑，衛裏又往城裏跑，其實內外都不得太平。有一天認真的大師兄和毛子開了仗，他們的輸贏，咱們不管，只別踏躑咱們旁邊人就好了……」一面說着，話到了中午時候，便在一家村店門首，停住打尖。那店裏黑壓壓的人，已坐滿了。白氏母女，便不下車。伯和到店裏胡亂吃些東西，買了兩張烙餅，一盤子攤黃菜，泡了一壺開水，叫李富送到車上去，給白氏母女充饑。車夫先解下牲口去餵了，自己卻要了一壺酒，拿烙餅捲了攤黃菜，吃着過酒。伯和先吃完了，站在店門口，等車夫。此時門外停的車，益發多了。本來是一條官道，很闊大的，闢了個肩摩轂擊，擁擠不開。伯和正望着時，一輛車子到了門首停下。車上下來了三個老者，也來打尖。店裏面坐不下了，就在門外的一張破桌子上坐下。伯和看那三個人，像是做買賣的樣子。因走近一步，問道：「請問列位，可是從衛裏來？可是往城裏去？」內中一個老者道：「我們雖是從衛裏來，卻不往城裏去；是在保安州避亂的。」伯和道：「衛裏此刻不知可還太平？」老者道：「不必提起了，已經鬧的不成樣子了！昨天洋人撥了幾百名洋兵，到京城裏保護使館，火車已停班不開了；洋人要借火車進京，鐵路會辦唐觀察不肯借，同他爭了幾句，洋人便拿起洋槍來要打唐觀察，觀察沒法，只得借給他。聞得鐵路鐵軌，多有損壞的，不知他也可曾到

京？」伯和道：「我們出京多日了，車子不能按站走，老盼不到衛裏。」老者道：「閣下想是要到南邊的，到了衛裏，趕着要走。我看不到幾天，那裏就要大亂的了。最好是望天津到唐沽的鐵路未斷，先到了唐沽去，更放心些。」伯和道：「那一班大師兄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？」老者搖頭道：「這是一班小孩子瞎鬧，伯和別過老者，跨上車簷，動身而行。這一天趕的快，已經過了郎坊，伯和因爲吃了東西，飽了，跨在車簷上，顛的不舒服，便下來同家人兩個徒步而行。行不到三里路，忽然一堆人，捲地而來，也不知爲數多少，沒命狂奔，口中亂嚷：『不好了！毛子來了！』伯和被衆人推的，非但不能前進，而且要返身跟着他們向來路返走了。急的沒了主意，那腳步又不能做主，後面來的人過於洶湧，任憑怎樣支持，總是立腳不住。隨着衆人返走了十多里路，又不是原路；那車子也不見了，李富也失散了。不知失散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

卻說伯和被這一羣人捲地而來的衝散了。既不見了車輛，又不見了李富；又不知端的爲了甚麼事，這般慌張。問問那逃走的人，也都莫明其妙。只不過看見入走也走就是了。亂走了一陣，慢慢的散開了。伯和循着舊路，要尋那車輛，及至尋至原處，天已黑了。過往的車，影兒也沒了。大約這個時候，都投了店了。只得在就近村店裏去打聽，又都沒有。十分心急。時候又夜了，沒奈何，只得也投了客店，胡亂過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天色黎明便起來，到各處去尋訪，問了幾家村店，都回說不知。暗想莫非已經往前面去了，只得望南緩步行去。心中十分張皇，不知怎樣才好，總不得一個主意。甚至連那李富都杳無下落。身邊帶了幾十兩銀子，到了此時，轉嫌累贅沈重，行走不便。心神無主的順步亂行，遇見有村落的地方，便去訪問，總是毫無信息。行行去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遠遠的望見有一所高大房子，留心走近去看時，房子那邊停着一串火車，那車頭上還在那裏冒煙。心中暗暗歡喜，莫非他們已經上了火車了。急急的望前而行，打從一片田上，要越過去。正在低頭之際，忽聽得迎頭一聲吡喝。擡頭看時，遠遠的站着一個洋兵，手執洋槍，許多洋人在鐵路上作工。原來這裏是落堡車站，洋人借了火車，運兵進京。走到此處，鐵軌被拳匪毀了一段，洋兵在那裏收拾。伯和不知就裏，前去觀看，順便要探訪白氏母女消息，卻被這個守路洋兵喝住。伯和不免一呆，便立住了腳。洋兵見他立定，

便拿槍對着他要打。嚇得伯和翻身就走。那洋兵從後追來，伯和捨命狂奔，方才得脫。心中愈覺惶惶，正不知白氏隸華，是否被洋兵殺害。投到一家店裏打尖，順便訪問消息。此時已經過午，不是打尖時候，故店中人甚少。伯和便向店小二訪問，小二順口答道：『今天晌午時候，是有一輛車坐了兩個娘兒們，到這裏打尖來，說是要趕到衛裏的。』伯和信以為真，因又問道：『我是昨天走散的，此刻要僱一輛車到衛裏去，不知可有僱處？』小二道：『這裏小地方，沒有車子。就有一兩家車店，這兩天來往的人多，早就僱空了。老爺要僱，還得趕上半站，到了楊村，憑你要僱車子也有，牲口也有。』伯和聽了，吃過了兩張烙餅，即便起身。走到晚上，不得到楊村，便在一小村落，覓了一家野店，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，趕到了楊村，已是中午時候。打過了尖，便僱一匹驢子騎上，加上一鞭，趕到西沽時，日已平西。早有車店接應，下了驢，歇了一宿。次日清早，便步過了虹橋，僱了一輛東洋車，飛奔紫竹林而來，選到佛照樓問信。——這一家佛照樓客棧，是廣東人所開，十分寬大。凡是富商顯宦，路過天津，都向那裏投止。廣東人自不消說，除了他家，再也不向別家歇宿的了。所以伯和一到，便來打聽。——入了棧門，向帳房中詢問，如此這般的兩個女眷，可曾到此？那掌櫃的便在客簿裏一查，說：『沒有。』伯和心中，不覺頓時失望，如墮五里霧中。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話，以為他所說的一定是白氏隸華了。依他所說，自然早已到了天津，於是一心一意，以為到了此地，準定可以相見的了。誰知那小二，是隨嘴亂話的，他卻信以為真，到底望了一個空。不覺垂頭喪氣，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帶小客棧去打聽，那裏有個影子。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樓投宿。他心中打算：這佛照樓是廣東人麀聚之所，我先住在那裏，或者他們後到，也可在那裏相見。誰知佛照樓掌櫃的，見他沒有行李，不肯收留。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，如何散失的話說了出來。提及了張鶴亭，那掌櫃的和他相識，方才留了。伯和取出銀子，草草的置備了鋪蓋，從此就在佛照樓住下。天天盼望蹤跡。凡過了門前車馬之聲，便跑出來張望；望見入門的人，不是白氏母女，又復啞然若喪。他便這等盼望，誰知白氏母女並未會到天津來。那天在路上，遇了那一羣人衝將過來時，衝得車橫馬亂，甚至有車翻馬倒的。白氏母女所坐的車，雖未翻倒，怎奈那車夫貨來的那匹驢子，性子極其倔強。——北邊的雙套車，不像上海的洋式雙馬車樣，子只有一匹牲口，套在車轅之內，另外一匹，是用一根長繩，一頭拴在車上，一頭拴在牲口身上的。兩匹牲口，一前一後——那車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轅內，那貨來的，用長繩拴了，在前頭走。一羣人衝來時，把那驢子衝橫了；本來向南走的，此時驢頭卻向「西」驢子的倔強性，便發作了；向西飛跑，車子也跟着他轉了向。這一匹牲口，也被他帶的不得不跟着飛跑了。車夫在車轅上，

顛得跌了下來；及至爬起來追時，那裏追得及。只跟在後面，沒命狂追，嘴裏不住聲的叫：『嗚嗚嗚！』——原來北方的牲口，是懂得聽號令的。平常趕車，只要車夫叫一聲『嗚！』他便站住了不動。——此時他跑的性起，自然任憑你叫一千聲也沒用的了。白氏母女起先望見擁來了許多人，已是嚇的魂不附體；及至那騾子性發飛跑，把車夫掀翻在地，更是嚇上加嚇。那路又不平，車子格外顛簸得厲害，白氏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一陣暈了過去。棧華急得雙手抱住，在車內大叫『救命！』那騾子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路，將近一個村落，才被一個鄉人攔住，一手執住了轡頭，車才停了。騾子還把雙足向後亂踢，棧華還在車內連哭帶喊的叫母親醒來。歇了半晌，那車夫方才氣喘吁吁的趕到，向那鄉人道謝。棧華一手摟着白氏，一手掀起車簾，向車夫道：『你快找到那裏討點開水來，這裏人也嚇暈了，快灌救要緊。』車夫道：『這個地方，那裏去取水呢？』那鄉人聽了便道：『怎麼嚇壞了人麼？快快把車拉過村口來，我給你們開水。』說着飛奔先去了。車夫拉了牲口，慢慢的向村莊上去。村莊上的人，知道有人在車上嚇壞了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都跑出來圍着車子觀看。問長問短。此時白氏眼皮掣動，似有醒意。恰好那鄉人拿了開水來，棧華道了謝，接過來，慢慢灌了下去。白氏一口氣回了過來，微微睜開眼睛，說道：『嚇煞我也。』車外的人都道：『好了好了！回過來了！』棧華尋思，此時母親病了，不便走路。因問：『這裏是甚麼地名？有店沒有？天已不早了，有店，我們先下了店罷。』那鄉人道：『我們這裏有名的鄉莊，叫做『八百戶』，往西再走便是『九百戶』，『六百戶』，卻在南道上，『七百戶』在北道上，這裏並不是通衢大道，要下大客店，可沒有。若是肯下小店，只我便是開店的。』棧華道：『就小店也不妨。』鄉人聽說，便把車拉到莊內，到了店門首歇下。棧華扶母親下了車，鄉人幫着車夫，把行李取了下來，送到房裏。白氏覺得身體酥軟，頭重腳輕，心神飄蕩，氣息微弱。棧華扶到炕沿坐下，忙忙開了鋪蓋，伏侍睡下。白氏道：『好女兒，你想想罷！辛辛苦苦了，你嚇着了沒有？』棧華道：『女兒不嚇，母親放心。』白氏道：『伯和賢姪呢？』——棧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羣人衝來的嚇，又受了騾子溜韁的嚇，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，那一寸芳心，容納了這許多驚嚇的事，早把伯和忘記了。此時被白氏一提，不覺失聲說道：『嗚呀！』說聲未絕，把臉一紅，又咽住了。白氏忙問道：『怎麼了？』棧華低聲說道：『沒有來。』白氏此時，忘了自己身體酥軟了，連忙坐起來道：『想是衝散了，這還了得，還不快着人去尋來！』棧華道：『母親才嚇壞了，自己將息着保重點罷！他……』說到這裏，便頓時頓住了口，兩頰緋紅起來。白氏一疊連聲叫家人李富、棧華道：『李富也沒看見，想是衝散了。我們車子打橫的時候，還看見他在旁邊，想必他也見

我們，不定會尋來的。」白氏道：「丟了他們，可不得了，快去尋來！」便叫車夫去尋。車夫道：「來了那一大堆子人，把他們一捲，都捲的往北去了。這裏走到原路上，有三十多里，再往北去。又不知在那裏，怎麼尋得來？天又快黑了。」棧華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給你五錢銀子，做跑腿錢，尋了出來，再重賞你。」說罷，在衣袋裏取出一塊五錢重的碎銀出來，放在桌上。車夫拿在手裏，掂了一掂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去尋來。」說罷去了。白氏仍舊騎下。棧華心中七上八下，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樣了。他若是看見我們的車子，自然該會尋來，但不知被那些人擠得他到那裏去了。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向來不會歷過艱險，這一番不知嚇的怎麼樣了？病才好的人，不要再嚇出一場病來。忽又想起他病才好，自然沒有氣力，倘使被一擠倒了，豈不要踏成肉醬？想到這裏，不覺柔腸寸斷，那淚珠兒滾滾的滴下來，又恐怕被母親看見，側轉身坐了，暗暗流淚。忽然又怪他爲甚麼不跨在車簾上，便可以同在一起了。雖那車夫亦跌了下來，但跌雖跌了，可就知道跟尋了，不見那車夫到底追了上來麼？又想這都是我自已不好，處處避着嫌疑，不肯和他說話。他是一個能體諒人的，見我避嫌，自然不肯來親近。我若肯和他說話，他自然也樂得和我說話，就沒有事了。伯和弟弟呀！這是我害了你了！倘有個三長兩短，叫我怎生是好？這會你倘回來了，我再也不敢避甚麼嫌疑了。左右我已經憑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許與你的了。正在胡思亂想，那店家到門口來，問道：「太太們做夜飯不做？」棧華回身看看白氏，卻睡着了。因對店家說道：「你們做好了，多少拿點進來罷。」店家道：「我們這裏，是不做客飯的。要做時，請小姐拿錢去買麵。」棧華取了七八十文銅錢給他。回身看看白氏時，雖是睡着，卻身上燒的火炭一般，兩頰緋紅。不覺慌張起來，抖了一牀夾被窩，輕輕同他蓋上。自家守在旁邊。天色已黑，將下來，店家送進一盞馬口鐵的洋燈，放在桌上。棧華又想起天色已黑了，他此時不知被擠在那裏，今天晚上，又不知睡在那裏，身邊的金銀，不要失落了才好；倘是失落了，便不好了。忽又想起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不要反爲了那些金銀，鬧出亂子來；此刻正在亂離之際，這件事第一就心。想到這裏，不覺一陣陣的汗流浹背。忽聽得白氏大叫一聲：「賢姪快救我！」叫聲未絕，便是驚醒了。棧華俯身問道：「母親怎樣了？」白氏張眼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？」棧華道：「才斷黑不久。」白氏道：「我身上可是發熱？」棧華道：「燒得很呢。母親可要喝茶？」白氏道：「給我一口罷。」棧華忙取出茶葉，放在壺裏。走到房門口，問店家要開水。店家道：「水還沒開呢，等一會兒罷。飯做餅還是做湯？」棧華回頭問白氏。白氏道：「我不吃了，你愛吃甚麼，叫他們做甚麼。」棧華便對店家說道：「不吃了，留着明天做罷。」店家接了茶壺。棧華仍到炕沿上坐下問道：「母親方才做夢來？」

白氏道：『你怎麼知道？』棧華道：『母親自己叫出來的。』白氏道：『叫甚麼？』棧華道：『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』「賢姪救我，」把母親自己叫醒了。』白氏道：『怎麼真個叫起來。我夢見白天裏那許多人，又擁到這裏來了，看見伯和賢姪，也在人叢中，忽然一個人，拿起大刀殺進門來了，向我亂砍，我便叫起來，這一叫，就醒了……』說話間，店家送進茶來。棧華斟了一杯，遞給白氏。白氏喝了，說道：『我又是頭痛，又是頭重，怎生是好？』棧華道：『母親將息點罷，不要勞神了。』白氏道：『方才你背着我流淚，我也在那裏傷心。伯和雖是我的女婿，卻是人家的兒子，倘是散失了，不到幾天，還得相見便好；倘或有甚麼長短，將來怎生對親家？』棧華聽了，觸起心事，止不住一陣珠淚，又撲簌簌的灑將下來。白氏道：『我兒快不要傷心！你要這樣，我更難過了……』正說話間，外面忽然闖了一人進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

卻說白氏母女，正在彼此互相慰藉，忽然闖了一個人進來。擡頭看時，正是那車夫。白氏忙問道：『找着了沒有？』那車夫滿臉酒氣，手中拿着一根旱煙管，熏得滿屋子的大蒜臭，大着舌頭說道：『那裏都找到了。今兒那一鬧，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。各處車店裏去問，都說是來找人的，也不知有多少起；誰有空兒去問他姓甚麼叫甚麼。把我的腿也跑折了，也不問出個影子來。』棧華便道：『你去歇歇罷！』那車夫便出去了。棧華對白氏道：『母親，這件事卻怎生是好？我們且不要慮日後的事，就是眼前，沒個男人，我們在路上也不得方便；況且母親身上又不好。』白氏道：『此時我也沒了主意了，只覺得頭暈頭痛，心裏亂跳，身上又燒得滾燙，你叫他們弄點午時茶我吃罷！』棧華答應着，取出午時茶來，走到房門口，要叫店家。誰知都睡了，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。取出表來一看，才得九點鐘。要自己出去弄時，那房門以外，是漆黑的，正在那裏呆想主意。白氏道：『他們睡了，便由他去罷。』棧華道：『他們睡了，待女兒去弄來。』白氏此時覺得十分辛苦，也急於望好了好動身，便由他去弄了。棧華取了一根紙撚兒，點了個火，走到外間。四面一照，只見牆上掛着一盞馬口鐵洋油燈，便先把他點着了。四面一看，只見西面靠牆，擺着一張方桌子，桌上橫七豎八的擺了許多碟子碗盞之類。東面櫥腳下，打了一口土灶，樹葉樹枝，高粱桿子，鋪滿一地。灶上安放着一口鐵鍋，旁邊放着一個沙罐。拿過來一看，是空的，卻沒有水。吹着了紙撚，到院子裏一照，並沒有甚麼；只有兩匹牲口，拴在那裏。回到後院

一看，有一口小缸，用一頂戴殘的草帽蓋住。揭開一看，喜得是半缸水。便進去在桌上取一個碗出來，先洗乾淨了，取了一碗水，倒在沙罐裏。又沒有小爐子，尋了許久，在樹葉堆裏，尋了出來。這沙罐沒蓋，便拿一個碗來蓋了。抓一把樹枝樹葉，生起火來。不一會，水開了，揭去碗一看，是碧清的，才想起未放午時茶下去。忙到房裏取出來，放下去，煎了一會，約莫好了。昏了一碗出來，把爐子裏火弄熄了，壁上的燈也滅了。拿到房裏去，白氏卻又睡着了。便輕輕推了一下道：「母親！吃茶罷！」白氏夢中大驚而醒，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棧華道：「母親休驚，女兒在這裏。」白氏道：「我睡着了，就是夢魂顛倒，甚是害怕。」棧華道：「這是母親受了驚之故，靜養點就好了。午時茶煎好了，可要吃一口？」說罷，遞了過去。白氏坐起來，吃了幾口，重又睡下。棧華取過來被窩，代蓋了，坐在旁邊。白氏昏昏沈沈，又復朦朧睡去。棧華此時，一燈相對，又復萬念交繁，想起伯和此時，到底不知在那裏，身子究竟平安否？恨不能夠即刻有個人代他通一個信。又悔恨錯出了京，倘使同在京裏，到了事急時，還可以相依，或不至散失。又想起父親在上海，那裏知道我母女困在此處。那一寸芳心，便似轆轤般轉。又念倘得伯和平安無事，到了上海，他自然會尋着父親。那時父親知道我們相失，又不知怎樣着急呢。咳！但願他平安到了上海，說是父親着急幾天也罷了。好在我們也總有到上海的日子。我們到了，父親自然不着急了。或者我們到了天津，先發個電報到上海，父親自然放心了。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，只消到了天津，打電報去問父親，便知道了。想到此處，巴不得當夜就到了天津。無奈母親病了，明天料來不能上路，不知幾時才好？若得早到一天，豈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麼？忽又想起伯和縱使到上海，則我們此時趕到天津去，他也不過在輪船上，未必就到。縱發電去問，亦是枉然。想到這裏，不覺自己降了自己一口。心中又忽然一陣糊塗起來，甚麼都不想，只看着那似豆的殘燈，在那裏出神。忽聽得白氏從睡夢中哼起來，忙俯身在額上摸了一下，卻出了一額的汗。忙取過手巾拭去。白氏醒了，又哼個不住道：「女兒！我此刻格外辛苦，頭暈的就同沒了主一般，只覺得身子是飄飄蕩蕩的，又頭重的擡不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棧華道：「母親身上可有汗？」白氏道：「通身是汗了。」棧華又伸手到身上，都代拭乾了。——說也奇怪，汗雖出了許多，他那燒熱，仍舊未退，只覺得燒得比先前厲害。棧華益發慌了。白氏又要午時茶喝。棧華道：「只怕吃不得了，出了這許多汗，甚麼風邪都該散了，爲甚還不退燒？呢？想來是不對症的了。」白氏便不言語。棧華盤膝在旁邊守着，愈覺得淒涼。忽聽得窗外一陣狂風過處，灑下雨來，打得紙窗浙浙淅淅，愈覺得愁腸百轉。度夜如年。白氏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身上的汗，出個不止。醒一回，棧華伏侍措拭一回，直到天色黎明，還沒有睡。白氏的病更

覺得重了，哼聲不止。棧華暗想：母親病勢如此，眼見得不能起身的了。這輛車子，要十四兩銀子一天，如何用得起？好在昨天已經把車價都開發了，不如且打發他走了罷。三兩天母親病好了，再作打算便了。想定主意，天明之後，便對那車夫說：『你且回去，我們此刻暫時不能動身了。』那車夫道：『說過到天津的，怎麼半道上好回了我。』棧華道：『人病了，不能動身，不知道病到幾時。你這十四兩銀子一天的車價，我們出不起。』車夫道：『今天就走，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。你們回我的，這一天半的價，總要給我。』棧華暗想：這個人藉端撒賴，真是可惡；又見那店家及幾個不相識的人，都站在門口觀看，給他幾兩銀子，原不要緊，但是錢財露眼，須防歹人起心，因撒了一個謊道：『給你原不要緊，但是我們帶的銀兩匯單，一切都在陳少爺身上，他走散了，叫我拿甚麼給你，倘使不得走散了，有銀子在身邊，也不回你了。』車夫沈吟半晌道：『車價沒了，茶酒錢總要給我兩個。』棧華取了一塊碎銀，約有二三十錢重的，給了他。車夫接過來，便自己套着空車去了。棧華便問店家：『這裏可有好大夫？』店家道：『大夫便沒有，有一個藥舖裏的掌櫃，他會治病，不消診脈，只要把病情告訴了他，抓幾樣藥來，吃了就好。』棧華道：『不知靠得住不？』店家道：『那裏靠不住，可以代人家治病的。我們這裏八百戶的人，那個生病，不是請他治的？』棧華便把母親受嚇得病，頭暈發燒，吃了午時茶，出了汗，燒不肯退，病又加重的話，對店家說了。叫他去抓藥。又恐怕他忘了，又取出筆硯來，逐一寫了出來。因為十三歲上便荒了讀書，此時提起筆來，十分勉強，慢慢的寫完了，自己又信不過有寫別字沒有，怕弄成笑話，因為病情要緊，只得老着臉，交給店家拿去。那鄉莊人家，看見姑娘們會寫字，便十分希奇，傳將出去。那店家的內眷，本來看着他母子二人，不過是個過客，住一宿就走的罷了，所以沒甚招呼。及至聞得棧華會寫字，便走來招呼誇獎，稱奇道怪，說：『像我們鄉莊兒上，爺兒們也沒幾個認識字呢。』又問：『太太病的怎樣？阿彌陀佛，怪可憐的！太太們是金枝玉葉，平常輕易不出門，碰了這種事，自然這嚇唬出病來了。』棧華本來為人極是和融，便也同他對答，倒可以借他解悶，免了許多胡思亂想。談了一會，店家抓了藥回來道：『忘了帶錢去，是賒着的。』棧華問：『是多少錢？』店家道：『五百錢。』棧華打開藥包一看，內中有一樣硃茯神，一樣硃麥冬，是認得的，其餘便不大認得出來。因說道：『這裏的藥很貴，怎樣便值到五百錢？』店家笑道：『小姐是從京城裏來的，不知道咱們這鄉莊上的規矩。咱們這裏一吊錢，只有一百四十個大錢，五百錢，只有七十文。』棧華這才明白了，便數了七十錢，還他。自己要去煎藥。那店家內眷，忙叫店家來代煎。自己要與棧華談天。棧華只得稱呼他嫂嫂。他道：『這個稱呼不敢當我的小名，叫五姐兒，』

鄰居朋友，個個都是這麼叫我；小姐也叫我五姐兒罷！」棣華笑了一笑，問他姓氏。五姐兒道：「我們當家的姓張，叫五哥兒，我娘家姓李，自小到此邊來做董養媳婦，所以就那麼哥兒，姐兒的叫慣了。」棣華聽了，暗想看他們雖是鄉莊人家，倒是從小童養過來，夫妻相守著，永不分離的，多少快活！我與他若是向不相識的，倒也罷了；偏又是從小同居同視過的，叫人回想起小時候的友愛情形，便要時時念著。此刻又是同行，承他多般體貼，正是令人感激，卻又不好意思說出來，偏又分散了，令人好不掛念。想到此處，不覺出了神。那五姐兒還有一大串說話，他竟自沒有聽見。兩人又談了許久，只見五哥兒送了一碗藥進來。棣華伏侍母親吃了，仍舊睡下。五姐兒又問棣華吃甚麼飯。棣華道：「其實吃不下，不吃也罷了。」五姐兒道：「昨兒晚上聽說就沒吃，今天再不吃，不餓壞了麼？待我清清的做一碗片兒湯來，小姐吃罷。」太太病人，不能吃飯，咱們家有小米，我去做一碗小米粥來。」說罷去了一會兒，果然端了一碗片兒湯來。棣華道謝，五姐兒放下自己去。棣華走過桌子邊坐下，拿筷子調着，只見那麵包黑得不像個樣子，只呷一口湯。五姐兒又端了一個碗進來道：「小姐胃口不好，加上點忌諱罷！」棣華道：「費心得很，其實我真是吃不下。」接過來，順手加上一點，又呷了一口湯，勉強吃了兩片，便不吃了。再一會兒，五姐兒拿了小米粥進來。見白氏正昏昏沈沈的睡着，便輕輕的說道：「燙着呢，由他涼涼也好。」棣華點點頭。五姐兒看見片兒湯還沒動，便道：「小姐怎麼認真一點也不吃？別餓壞了！」棣華道：「吃不下，怎麼呢！」五姐兒拿出去，又盛了一碗小米粥進來道：「小姐吃不下，吃點粥罷！」棣華其實肚子裏是餓了，不過心煩意亂，胃口不開，吃不下去。今見五姐兒那般殷勤，便勉強來吃。這小米裏面，又是許多細砂子，嚼在牙上，格格格格的好不難過，只得呷到嘴裏，便直咽下去。恰好吃完了，白氏醒了。棣華便端過粥去，伏侍母親吃粥，吃了一碗。五姐兒問：「可還要添？」白氏道：「多謝！費心得很，不要了。」五姐兒收了出去。白氏道：「睡的骨頭生疼的，扶我坐起來罷！」棣華扶白氏坐起，又取過伯和的鋪蓋來，放在一邊，叫白氏靠着。因為拿動了這個鋪蓋，又觸起了心事，一陣心酸，又復流淚。白氏看見，明知女兒心事，然而自己也在爲了這個煩惱，沒有說話好解勸他。棣華忽然想了一個主意，便對白氏道：「母親他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頓住了。白氏道：「我的好女兒，你有話說罷！我和你母女至親，又沒有外人，甚麼話不好說呢？」棣華道：「我想昨天散失之後，他一定也找我們，何不寫幾個字，說明我們在這裏等他，拿到外面去貼起來，他見了自然會尋來。」白氏道：「好主意！你便快寫起來罷，遠得要多少寫幾張，凡是往來大路及車店客店門口，都貼起來才好。」棣華忙取出筆墨箋紙來，在桌子上去寫，寫着。

「陳伯和鑿有人在八百戶……」寫到這裏，便頓住了。出去找五姐兒問道：「你們這個店，可有個店名？」五姐兒道：「我們這個店，還是五哥兒太公手裏開開來的，叫做『張家店』。鄰近各處鄉莊都有名氣的。小姐問他做甚麼？」棟華道：「我不過這麼問一聲兒。」說罷，回到房裏，在箋紙上接寫着：

「……張家店守候，望速來切盼！」

總共二十個字，自己看了一看，雖然寫不端正，卻還認得是個字，便一張一張寫來，寫了二十多張。五姐兒走進來，看見了，便問道：「寫許多字兒做甚麼？」棟華道：「要煩五哥兒，代我拿到我們昨天失散的地方，張貼起來，好叫失散的人，看見了，尋了來。」五姐兒道：「正是！我還沒有動問，你們失散的是那一位？」棟華見問，紅了臉，答不出來。白氏在炕上，連忙代答道：「是一個親戚，同伴出京的。」五姐兒便叫了五哥兒來，教他去貼。棟華又切實叮囑，叫他貼在容易看見的地方，及車店客店門口。五哥兒答應去了。此時已是下午申牌時份，直去到傍晚時候，還沒有回來。忽然門外來了一夥人，有五個之多，要來投宿。五姐兒招呼了進來。棟華道：「這卻怎麼？我們怎好和他們同在一起？」五姐兒道：「不要緊，小姐們搬到我屋裏去。」說罷，便代把鋪蓋行李，搬到對過一間來。棟華扶了白氏過去。五姐兒便招呼那夥客到客房裏。棟華扶白氏上炕坐下。——這邊炕上，多了一張炕几，地下卻沒有桌子，只有兩把竹椅，牆上貼了許多五彩畫張，畫的都是：一齣戲，如「四郎探母」、「賣胭脂」……之類。——忽然看見旁邊貼了一張字紙，仔細一看，不禁為之愕然。要知這張字紙是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榮愁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

且說棟華扶了母親過來，伏侍坐下。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，貼了一張字條兒，——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條。——不覺暗暗稱奇，不知貼在這裏，是何用意。白氏坐了一會，五姐兒掌上燈來，棟華問道：「我們住在這裏，你們又到那裏去睡呢？」五姐兒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在這裏陪着，讓五哥兒到客房裏睡去。」棟華道：「那客人肯麼？」五姐兒道：「小姐不知這鄉莊兒上的規矩，那邊客房裏，常時一睡十七八個人，都擠在一個炕上。還有人過多的時候，這屋裏也住客。我就到後面，搭個板鋪兒。五哥兒還不是混在客人一起麼？這是常慣的事，小姐只管放心。」此時白氏坐得乏了，仍復睡下。五姐兒到外面燒水，招呼那夥客

人洗面洗腳；又代客人做飯。一會兒，又送了兩碗小米粥進來，一小碟子鹹菜。棟華見他這般殷勤，心中倒覺得不安。伏侍母親吃了一碗，自己也勉強吃了。五哥兒回來了，說：「字帖兒都貼好了。今天外頭好不熱鬧！來了多少義和團，都說是趕到衛裏，殺毛子的。我在那裏看了一會，到這會回來。」棟華聽了，又是就心。只因聽了義和團的話，不知伯和怎樣，倘使遇見了，不知可礙事。再過一會兒，人靜了，白氏對棟華道：「今天吃的藥，倒有點意思。此刻好多了，頭暈也輕了，那覺着輕飄飄的也沒有了；只是頭痛發癢，依然不好。明日再去抓一服來吃，只怕就可以望好了。」棟華聽母親說好點了，自是放心。因為昨夜通宵不寐，覺得倦了，便在白氏身旁睡下。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裏這等亂離之際，不知可曾遇了強暴，又不知可曾安抵天津……那心中忽喜忽悲，說不盡的心事。正欲朦朧睡去，只見五姐兒說道：「恭喜！小姐你家陳少爺來了！」棟華聽說，連忙起來問：「在那裏？」五姐兒道：「在外面，就來了；我同小姐去看來。」棟華便起身同五姐兒走到門外一望。原來是一條康莊大道，那逃難的車馬絡繹不絕，那裏有個伯和在內。正自仔細辨認時，五姐兒指着前面道：「小姐你看那邊，不是陳少爺麼？」棟華順着所指處望去，果然見伯和跨了一輛車簃，笑容可掬的過來。暗想車裏面還有甚人，他還是跨着車簃呢。回眼一看，那趕車的正是出京所用。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個車夫，不覺暗暗歡喜道：「原來是他代我們尋着的。」因便高聲叫「伯和賢弟！」叫了兩聲，那輛車子從自己身邊經過，伯和卻只做聽不見，車夫趕着牲口，逕投南道上去。棟華不覺十分悲苦，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，不肯和他說話，因此惱了我了。又不好意思過於呼喚，拿着手帕在那裏拭淚。忽聽得旁邊有人說道：「好忍心姊姊！一向不理我！」回頭看時，不見了五姐兒，卻是伯和站在那裏，不覺轉悲爲喜。正欲說話，那過往的車子內，忽有一匹牲口，走近自己身邊嘶叫起來，不覺嚇了一跳。猛回頭看時，只見眼前漆黑，不見了伯和，那牲口還在那裏嘶叫。寧神一想，原來還睡在炕上，炕几上的燈已經滅了。那影客人騎來的驢子，拴在院子裏，在那裏嘶叫。才知是做著夢。回想夢中光景，伯和何故不理我？大約是我日間苦思所致。猛可想起夢中見了車夫代伯和趕車，又想起打發那車夫時，曾說及所有銀子匯單，都在伯和身上，不要那車夫記在心裏，出去遇見，圍害了他。此刻亂離的時候，有甚王法，果然如此，可是我害了他了。我想念他夢見他，自是常事，何以又看見那車夫呢？愈想愈像真的，不覺如身負芒刺，萬箭攢心，一陣陣的冷汗出個不住，不由得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暗想他若是因此喪生，我便是相從地下，也無面目相見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愈想愈傷心，愈傷心愈哭。把白氏哭醒了，問道：「女兒何事痛哭？」棟華答不出來，仍是抽咽不

止。白氏嘆口氣道：『我兒，不要傷心！萬事皆前定，但願「吉人天相」，女婿平安，便是兩家洪福。』說到這裏，頓住了不說。棟華聽了，更是傷心，幾乎要放聲大哭。白氏也忍不住嗚咽起來。棟華見母親哭了，便連忙忍住道：『母親正怕睡的骨頭又要疼了，女兒起來捶捶罷。』白氏道：『不疼，不要捶，你睡罷。』棟華道：『女兒左右睡不着。』說罷，便坐起來，黑摸著，代母親捶腿。白氏道：『此刻甚麼時候了？』棟華道：『方才聽見遠遠的打四更，這鄉莊兒上的更次，不見得准，滅了燈，又看不見表，也不知是甚麼時候。』捶了一會，白氏又睡着了。棟華兀自暗暗垂淚，恐驚醒母親，不敢嗚咽。伏在炕几上，聽着村鷄亂鳴，不久就是天明。五姐兒睡在炕几那邊，不覺睡醒，見棟華呆呆坐着，便道：『小姐起來得好早。』棟華道：『睡不着，半夜裏就起來了。』五姐兒翻身起來，對棟華定睛一看道：『小姐你哭甚麼來？眼睛都紅腫了！』棟華道：『不會哭甚麼。』五姐兒嘆口氣道：『出門人自然是苦的。』說罷，下去，張羅弄水洗臉。是日又叫五哥兒去撮了藥，白氏吃了。做書的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白氏在此養病，一住就是十天。那病卻是不好不壞的，只管在那裏發熱發燒。棟華是念夫愁母，寸心無有寧時，自不必說。過到第十天上午，忽然一個人走進來問：『張家店是這裏麼？』五哥兒答應道：『是！』那人道：『可有一位張太太，和一位小姐，住在這裏？』棟華聽見，連忙問：『是誰？』一面走出房門，往外一看，卻是李富。走前兩步，請了個安。棟華這一喜喜的說不出來，就如見了親人一般。也自忘了甚麼個嫌疑，忙問道：『少爺呢？可和你一同來身子可好？』李富道：『小的也因不見少爺……』棟華聽了，如冷水澆背一般，頓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，又擔上了一擔憂愁，便退了入房。李富走到房門口，給白氏請了安，說道：『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小的尋不見車子，又不見了少爺，思量總是往衛裏去了。便僱了一匹牲口，要至衛裏，走着走着，走到鐵路旁邊，看見好些洋兵，不知在那裏做甚麼。小的只看了一眼，那洋兵便對着小的打了一鎗，在肩膀上擦過，連忙跑了回來，下在店裏養傷。今天才好了。聽外面風聲緊的了不得，天天往衛裏去的義和團，也不知多少。要出來打聽，在店門口，看見一張條子，寫的是有人在這裏等少爺。料是親家太太在這裏，因此尋到這裏，果然得見。此刻外面亂的不得了，多少人從衛裏往這邊跑，衛裏是去不得了。小的打聽來，此刻只有山東地面太平，親家太太趕緊動身才好。這個地方只怕也不得安靜。』五哥兒在旁邊說道：『不錯，我們相近的七百戶，九百戶，都請了大師兄來，設壇學拳。我們這裏也不過這一兩天，就有大師兄來了。』棟華聽了，又是悲苦，又是害怕。白氏道：『少爺到底那裏去了，可打聽得出來？』李富道：『料來總是到衛裏去了，但得到了衛裏，此時早到了上海了。親家太太早點動身要緊。』棟華道：『此刻太』

太病着，怎麼好動身？」李富道：「不知親家太太是甚麼病？從水路動身不要緊；此時也只有水路太平些；若再走旱路，再像前回那樣子一來，就不好了。」白氏道：「如此，你便去僱船罷。我頭回嚇怕了，再禁不起了，還是早點走罷。」棧華哭着對母親道：「他還沒有來，我們走甚麼？」白氏強慰道：「他已經到了天津，自然就到上海去了。我們等在這裏做甚麼？並且我還有個主意在此，這裏五姐兒夫妻都是好人，我們只要垂託他，如果女婿到了，告訴他我們往山東去了，叫他也跟去，我們到了山東，也照樣寫着帖兒，貼在通衢大路，他自會尋來。」棧華道：「山東地方大得很，我們到那裏呢？」李富接口道：「此刻逃難的人，都說德州便太平；我們就到德州罷。」五姐兒道：「這就可以辦得到了，倘有人來問信，我便指引他去便是。」棧華道：「母親也要告訴他那模樣兒，不要錯指引了別人。」白氏心急，一面叫李富先去僱船，一面告訴五姐兒、伯和的面貌。五姐兒告訴李富說：「這裏沒有船叫，往東南走三十里，清官莊東面，才是運河，才有船可叫。」李富聽了，便到外面，賃了一匹快驢子，加了一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這裏白氏便叫棧華收拾行李。棧華雖然記念伯和，也恐怕母親再受驚嚇，禁當不起，只得含悲茹痛，檢點起來；五姐兒也在旁邊幫着收拾。棧華因為五姐兒百般殷勤，此時臨別，倒有點戀戀不捨之意。收拾好了，又叫五哥兒去多抓幾服藥，預備母親在路上吃。開發店錢，也不和他細算了，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，算了店錢。五哥兒夫婦，千恩萬謝，歡喜無量。棧華又念五姐兒連日伏侍勤勞，在小指上褪了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來，給與他道：「辛苦了你幾天，留下這個給你做個紀念罷！」五姐兒嚇得連忙萬福道：「小姐這是那裏說起我今生受了，來世再報小姐的大恩！」棧華道：「這是我謝謝你的意思，不算甚麼，何必說報！」五姐兒吐出舌頭道：「小姐，你便說不算甚麼。這個金器，我們鄉莊兒上人家，前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呢！」棧華道：「這裏可有車僱？回來我們上船，還要坐了車去呢。」五姐兒道：「車是沒得僱的。本莊劉太公家，自己養着一輛車子，我叫五哥兒去借來用用，可以使得。」五哥兒在外答應道：「可以使得，我就去借來；回來我自己趕車，便送太太們下船。」棧華道：「這更好了，費心得很！」商量停當，吃過飯後，申牌時分，李富和一個船戶，都騎着驢子來了。李富說道：「船價費得很大點的船，動不動要二百多兩銀子，才肯到德州。小的僱的是一隻小船，沒有中艙的，只有內外兩艙，也要一百兩銀子。小的大膽，僱定了人少，這隻船也够了。」白氏道：「只要坐得下就是了；此刻是逃命的時候，還講究甚麼？」李富便和船戶，搬取行李到車上去。棧華別過五姐兒，扶了白氏上車，然後自己上去。五姐兒送到車邊，代下了車帘。那船戶把騎來的驢子，拴在車上，做了個雙套車。李富自去把驢子還了主人，然後同船戶跨

上車窺。五哥兒趕着牲口便走。看看走到日落掩蔽，才到了清宮，船戶還了賃來的騾子，趕到岸邊時，已斷黑了。船上人打了燈籠，先接應了白氏母女上船，然後搬取行李。棧華又檢了一塊碎銀子，謝了五哥兒。五哥兒不肯接受，棧華道：「你今夜斷不能回去，在這裏住店，也要使用，拿去罷。」五哥兒方才接了，拜謝而去。白氏母女住了內艙，李富住了外艙，他的行李當日失散時，本在車上；此刻便取了出去。船戶來一開艙板，把兩口小皮箱，放在艙下，鋪平了，竟是一個平艙。棧華恐怕母親睡的骨頭酸疼，開鋪蓋時，便把自己的牀褥，加鋪了上去。意思要同睡在一個鋪上。白氏看見，便道：「也好，我墊厚些，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。」說時，指着伯和的鋪蓋，棧華把臉一紅道：「我就同母親一鋪罷。」白氏道：「這又何苦，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，擠在一處做甚麼？」說罷，拉過鋪蓋去解。棧華道：「既然母親怕熱，又這麼吩咐我就用了他罷。」接過鋪蓋開了，鋪好，又把自己的牀夾被窩，支起來，做個帘子，隔斷外艙。是夜棧華用了伯和被褥，不覺情極成癡，默念雖未成禮，今日奉了母命，先陪了他的衾枕；或者是他日「同衾」之兆，也未可知。這一點癡念縈在心上，不知不覺，把一切愁苦，都暫時丟開，只打算將來成禮之後，如何恩愛，如何相敬……想起他在村店時，那般體貼，又是彼此同遭過這場患難，將來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溫存。想到得意之處，轉覺得心癢難撓起來，遂不覺酣然睡去。不知何日始達德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病懨懨權住濟寧州

卻說棧華在張家店裏，一住十天，既憂慮母親之病，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，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，鬱着一屋子的悶氣。有時到院子裏走走，又是滿院子的騾馬糞臭，夜靜時直薰到屋裏來，加之心中悲苦，何曾一夜安眠。今夜到了船上，這船雖小，卻靠在河邊，氣息爲之一清。他又展開了伯和衾枕，陡生癡想，心中爲之一暢，所以就酣然睡去。連夢也沒有一個，直到天色平明方醒。坐了起來，看看母親，還自睡着。水面上早起，有點微涼，盤膝坐着，把夾被窩蓋着，在那裏玩弄出神。默念昨夜一番癡想，不知能如願以償否，倘能如願，我今日便多受些苦，也是情願的。只是苦了他，不知失落到何處，我這裏想念他，他的想念我，只怕還要厲害。已經到了荆天棘地之中，再受那相思之苦，不要把他身子磨壞了。忽又想起小時候，讀過孟子，有幾句是：「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。」他今年才十八歲，便遭了這流離之苦，將來前程萬里，正未可知，說不得夫

築妻貴，我倒仗了他的福了。想到這裏，又復十分自慰；撫摩着那衾枕，聊當相見。呆坐着出了一會神。白氏也醒了，棧華便問：「母親今天可好點？」白氏道：「不過如此，船開了沒有？」棧華道：「還沒有開呢。」掀開簾子一看，李富也起來了，看見棧華便道：「請小姐打發點銀子，買點糧食，好開船。」棧華聽了，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二兩重，交給李富。李富叫船戶秤過，認其到岸上買點米麵醃菜之類。一會兒買了回來，便開船。走了一天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只見帆檣林立，好不熱鬧。船便泊定了。棧華問李富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李富也不知道，轉問船戶。船戶道：「清宮莊下船的地方，是個支河，這裏才是大路，有名的叫做『西大灣子。』」前面便是衛裏。『棧華吃驚道：「我們爲的是衛裏不太平，才要到德州去，爲甚倒走到這裏來？」船戶笑道：「總要越過這裏，轉向南路，到了靜海，才是往德州大道。你看這裏所靠的多少船，都是避亂的。這裏離洋場很遠，是不不要緊的地方。你們看這些船，在這裏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，不肯開行；不過暫時避在這裏，總望沒事；他們便仍舊上岸，不遠去了。」棧華聽了，方才明白。是夜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。次日起身開行。誰知這裏停泊的船，盈千累萬，舳舻相接，竟把河道塞住了，不得過去。船戶百般爲難，在眾船縫裏鑽行。從日出時忙至日入，走不到三里路，只得停住。這還是幸得船小，才有縫可鑽。若是船大了些，竟是寸步難移的了。到了半夜，恰值潮水漲了，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，只走了半里多路，又復被大船擋住，只得泊了。如此一連三天，不得過去。忽然這一天，遠遠望見濃煙蔽天，半日不熄，外面各船戶，互相大驚小怪的傳說義和團放火燒天津城裏大教堂。白氏聽了，又是驚慌。棧華連忙過來攙住了，說道：「母親不要害怕。這是岸上的事，我們這裏離得遠着呢；況且又在水裏，是沒事的。」口中是如此勸慰，心裏是惦記着伯和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，倘在那裏，便不好了；怎能想個法子，知道他的下落，才可以放心呢？到了夜來，望見那濃煙的所在，便變了一片火光。左右鄰船，都在那裏喧呼議論，都是南邊人口音居多。紛擾到半夜，方才略靜。到了第四日，又忙了一日。船戶道：「好了！看過去，前面只有百十來條船，明日怕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晚上是四更天的潮，我們趕四更再走罷。」棧華在船內聽得，略放放心。只是念着伯和，未免暗暗落淚。吃過晚飯，正在欷歔歎息，忽然一陣外面人聲鼎沸起來，吃了一大驚，推開篷窗觀望，又被旁邊一號大船擋住，不見甚麼。白氏已嚇得打顫。棧華道：「母親休驚，女兒問來。」掀起帘子問李富。李富卻往船頭去了，叫了幾聲，都不聽見。便對白氏道：「母親不必驚怕，沒有甚事，待女兒出去看來。」白氏道：「你小心點兒。」棧華道：「女兒知道。」說罷，鞠躬出到船頭，李富看見，連忙站過半邊道：「小姐小心！」棧華出到船頭，站起來擡頭一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只見遠遠的起了

六七個火頭，照得滿天通紅，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，也有了火光影子。人聲嘈雜之中，遠遠聽得遠遠哭喊之聲，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。忙問李富：『是那裏失火？』李富道：『還不得確消息。聽說是七八處教堂，同時起火，都是義和團幹的事。』棧華再擡頭望時，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，都被火光驚起，滿天飛舞；火光之中，歷歷可數。天上月亮，映的也變了殷紅之色。心中不住的吃嚇，忙忙退入內艙，臉上不敢現出驚惶之色。白氏問：『到底是甚麼事？』棧華道：『又是岸上失火，那些人便大驚小怪起來。沒有甚麼事，母親只管放心！』說罷，便坐近白氏身邊，輕捶玉腕，代爲捶腿，心中只念着伯和。如果他還在天津，此時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，不知可脫得了這個難。萬分悲苦，卻又訴不出來，對着母親，又不敢哭，那眼淚只得向肚子裏滾。外面那些人，一陣陣的怪聲亂叫。白氏道：『明日再走不出去，我便嚇死在這裏了。我那虛弱頸的病，服了藥，本來好了，此刻可又發作了。』棧華道：『母親但請寬心。據船戶說：『明天准可以出去了。』』白氏道：『果能如此，我就有了命了。』此時白氏的燒熱病，又重起來，昏昏沉沉的睡去。只撇下棧華一個獨自傷心。到了四更時分，眾船戶果然起來，設法把船移動，辛苦到天亮，果然離開了大隊船隻。衆人滿心歡喜，撐篙打槳的走到薄暮時，到了靜海，誰知這裏避難的船，比西大灣子更多，一望無際，都是帆檣，仍舊在船縫裏鑽過去。爭奈此處河道甚窄，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候。無論白氏母女心急如焚，便是幾個船戶，都說晦氣。從靜海走到獨立，本來只有一天的路程，這回卻走了一個多月。只見岸上的義和團，成羣結隊，裹紅巾，裹紅帶，持刀弄棒的，互相往來，也不知他做些甚麼。從離了獨立，才能暢行。然而過了碼頭，仍有許多避難船隻，不過不像那裏擁擠罷了。從此按站前進，不日到了德州城外。只見旌旗招展，刀劍如林，正不知爲着甚事。泊定了碼頭，不敢就登岸。李富和一個船戶上岸去打聽，一會兒回來，那船戶慌忙開了船，往下站而走。棧華問道：『這不是德州了麼？爲甚遠走？』李富道：『方才打聽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，天津也失了。此刻各省督撫都與兵動，這岸上是山東撫臺袁大人的勒王兵，方才到此，正要封船，由水路進京，所以船戶忙忙開了，是恐怕被官封了船，白當苦差。』棧華道：『他便如此，我們爲甚要多走一程？你可去問問他們，怎麼說法？』李富聽說，便從船舷上，往後艙問船戶去了。白氏道：『我有一句話，和你商量：我們自從離了靜海之後，一路上還算平安，只是我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了，藥是早吃完了。我此刻思家甚切，與其在這裏就擱住，不如和船戶商量，就叫他直到清江浦。我們由鎮江附輪船回上海罷。』棧華道：『母親不說，女兒也想了。這個本是最好的辦法，但是我們在八百戶約下人家德州相會的怎樣呢？』白氏道：『這個呢，怪不得你老記着不肯』

忘；便是我也時常記在心上。但我想他，又不是個獸子，那有儘着耽擱之理？此刻早到了上海了。不信我們到了上海時，包管他已住在我們家裏了。」棧華低頭一想道：「萬一他尋向這裏來，我們走了，豈不誤事？不如仍回到碼頭上，仍舊寫幾個字帖兒，在碼頭上要路貼下，說明我們已經南下；就是他到了，也可以知道。」白氏道：「這個主意也好。」母女商量停當，恰好李富開了船戶，從後艙出來回話，說：「船戶的意思，再往下走一站，請太太們在下一站登岸，小的和他爭論不得。」棧華道：「現在我們打算還往清江浦，你再問他：『要加多少錢？』並且要回船停泊一會兒，我們要到岸上貼兩張字帖兒。」李富又到後艙去，說了半晌，出來回說：「選到清江浦，他只要加五十兩船錢。大約他們也情願到南邊避幾時的意思。小的同他說明白了，此刻已經轉舵回船了。」棧華聽說，便在網籃裏取出紙筆，伏在艙上，寫字帖兒。等到船攏了岸，搭好了跳板，棧華已寫好了十幾張，李富領了到岸上去貼，心中暗想：我們從衙裏動身，走了兩個多月，才到此地，少爺就是來，也不知何時方到。這裏是個熱鬧城市，不比鄉莊兒上，貼不上幾天，便被人家的招帖蓋住了，有何用處？但是小姐要如此辦，不敢有違，上去粘貼了，便自回船。船戶接着，忙的就抽跳板，起錨開行，忽聽得岸上一陣排槍亂鳴，白氏又嚇得魂不附體。棧華生平不曾聽過這等聲音，也嚇得芳心亂跳。看見母親吃嚇，只得硬着膽子，強來安慰。白氏已是一陣陣要發昏迷。棧華十分慌亂着，攙住叫喚，又百般安慰說：「方才槍響，是官兵打拳匪，已把拳匪打跑了，母親放心……」安慰了許久，方才略定。棧華問李富：「前路可有大村鎮？先靠定船，要請大夫看病。」李富轉問船戶，船戶道：「這裏下去六十里，四柳樹地方，是個大鎮市，我們儘今天趕到罷。」是日果然趕到了四柳樹，無奈天色已晚，只得等到次日清晨，李富上岸請了一位醫生，下船看病。在外艙隔着帘子，診了脈，掀開帘子，望了顏色，看過舌頭，說是猝受大驚，神魂離舍，暑邪乘之所致。此病已被耽誤了，此時頗覺棘手。定了一個安魂定魄，祛邪清暑的方，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，自去了。李富到岸上，搬了五帖藥回來。一面煎藥，一面開船，兼程進發。是日趕到了馬甲營。這藥連服了幾天，不見起色。李富也甚為就心。便對棧華說道：「小的看親家太太的病，不比平常，在船上不是調養的地方。這大夫的藥，又不見功，若說到一站請一位大夫，儘着換人診看，也不是治病的方法。前面到濟寧州，不過還有兩天路程，那邊地方，甚是熱鬧，在山東地面，也算是一個大碼頭。在小的意思，不如到那裏上岸，請醫調治，一面寫信到上海去，或者請親家老爺來，也好得個主意。」棧華一心雖怕伯和跟蹤雨下，然而母親的病，更是要緊，遂依了李富之言，等到了濟寧，便開了船錢，捨舟登陸，覓了客店居住。住了一天，店家見有個病人，十分沉重，便

要下逐客令。此時現銀已經用盡；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類，去質賣了。覓了一處房子，置備了一切動用家具，請醫調治。一面打電報給他父親張鶴亭，又詳細寫了一封信寄去。從此白氏母女，便在濟寧耽擱下了。暫且按下不題。且說伯和自從到了紫竹林，住在佛照樓。過了十來天，外邊的風聲更加緊急；所有南省之人，都紛紛附了輪船南下。只有伯和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不肯動身。這一天，佛照樓掌櫃的，也要歇業避亂了。伯和只得收拾，出了佛照樓，到相近的一家四合棧裏住下。又過了兩天，喧傳義和團定了日期，來攻紫竹林。四合棧也要歇業了。伯和暗想：拳匪恨的是洋人，我只要離了此地，到內地裏去，或者可以無事。但是到了內地，他們來了從何處找我呢？不如逕到西沽，大車店裏住下。他們來時，必要經過，可以相見。定了主意，就收拾過行李。此時東洋車，拳匪不准到內地，只得套了驢車，逕到西沽來，下在店裏。在路上只見那些拳匪，成羣結隊的橫行，幸得此時尚未劫掠。在西沽住了一天，便遇了燒教堂的事。此時的拳匪，愈來愈多，本地的土著，也起而相應；無間日夜，到處只聞呼嘯之聲，往來不絕。伯和天天只在店門首看那大隊行人，希冀遇見白氏母女。這一天正在觀望間，忽然來了一大隊拳匪，也不知其數多少，蜂擁而來，吡喝着叫百姓跪接。伯和本是個極機變的人，如何肯跪。然而看此情形，亂事正未有已時，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見，不如此且設法出了險再講罷。於是回到房裏，扯過一幅紅布，裹在頭上，扮做拳匪模樣。跑出店來，混在裏面。才上個虹橋，回望自己住的事店，已經火起。那拳匪沿路焚殺，竟沒有一個官兵出來攔阻。正行走之間，忽聽得紫竹林那邊連天砲響，伯和怕不是事，便故意轉到一條橋巷而去。彎彎曲曲走了半里多路，只見一處燒不盡的頽垣敗壁。這一片火燒場的盡處，卻有一所房子，巍然獨存。暗想這裏不知可能暫避，想罷，便踏着瓦礫過去，循牆尋覓，得了一個小門，不知這小門之內，是何情形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

卻說伯和走近那小門，用手一推，是關着的。叩了兩下，不見有人答應，走得乏了，便靠在那小門之上歇息。歇了良久，隱隱聽得門內有人聲，側耳再聽時，忽然那門開了；伯和一閃，跌了進去。裏面四五個人，都嘩然大叫起來。口中只叫：『饑命！伯和！』伯和一想，自己頭上裹着紅布，所以他們認做拳匪。連忙把紅布去了，向眾人作揖道：『列位不必錯疑，我是個逃難的，不信，你們且看我手中並無兵器。我爲的是跑乏了，在這裏門外歇歇，不想驚動了眾位。』那四五個人，互相錯愕。內中一個便道：『既然來此，也是緣分。』

當此兵荒馬亂之時，我們也不多他一個人吃，就留在這裏，一同躲避也好。」伯和大喜拜謝。便有一個人，把小門關了。伯和着時，統共是五個人。問起情由，才知道這五個都是米店的夥計。這所房子，便是米棧。米鋪子的門面，開在前面大街上，已被火燒了。燒倒了的斷磚殘瓦，把這米棧的前門堵住。這小門是個後門，後門外的小巷，是個極僻靜的地方，所以夥計們便躲在這裏避難。當下伯和與眾人通過姓名，便獻計道：「這裏既然是米棧，諒我們幾個人，靠了所存的米，總不至於餓了。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尋着，總是不免。不如等到晚上，我們出去，把那小巷的兩面用磚瓦塞斷了，豈不太平？」一個人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我們統共六個人，一晚上要塞兩頭的路，如何來得及？不如我們取些磚瓦之類，把這後門堵住了，便沒有人來。不信，但看前門，不是靠些斷磚零瓦堵住了麼？」伯和道：「出去堵了，又怎麼進來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帶了梯子出去堵了之後，上梯子從牆上進來。」眾人一齊稱妙。是夜如法做去，把小門堵住了。從此伯和便在這裏避亂。每日只聽得外面槍砲聲響。到了夜來，只見紅光燭天，幸喜都在遠處。六個人昏昏沉沉的，過得日子也忘了。時常聽得前門外面，有多人走路的声音；後門外面，卻是聲息全無。約莫過了有一個月光景。忽然一天，聽得外面砲聲震天，比從前響的格外厲害，隱約聽得外面有許多哭喊的聲音。自此次之後，便一連十多天不聞聲息，不過偶然有一兩響罷了。伯和道：「一連好幾天，不聞聲息，外面想必太平了；我們不如設法出去罷。」那五人齊聲道：「若是太平了，我們東家豈有不來看棧房的道理？一定還沒有太平。」伯和道：「兵亂以後，那裏便急着來看棧房？且避亂是沒有定的，也有許多跑的遠了，沒有回來。你幾位沒事的人，可以在這裏等候；我有事在身，打算先出去了。」五人道：「門也堵住了，怎麼出去？難道再扒挖一次麼？」伯和道：「這個我也不敢勞動；但求借我一梯子，等我上到牆上，把梯子提到牆外下去。要煩一位收梯子進來罷了。」這五個人，知他去志已決，便依言送了他出來。伯和踰牆出了米棧，走出了小巷口，只見滿目荒涼，房屋盡皆燒了，曠了一片瓦礫。路上還有許多死人，血肉模糊，十分狼藉。暗想我是在萬死之中逃出一生來，這是那裏說起的僥倖。正在低頭覓路，忽聽得背後一聲叱喝，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洋兵，手執洋槍，伯和發腳便跑，忽聽得一聲槍響，自己便跌了一交。正待扒起來時，那洋兵早走近身旁，把自己所用腰帶在身邊的幾兩銀子，搜了出來，拿了揚長而去。伯和等他去了，便起來，往前面走去。忽覺得身下甚濕，低頭一看，右面大腿上流出許多血來，穿的那單馬袴上，破了一個焦洞，才知道是着了槍子。此時那裏去覓醫料，匆忙之間，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，把傷口按住，再往前走。走不多幾步，覺得大腿濕了，扭過頭一看，見血流如注，袴子後面，也是一個

焦洞，又抓了一把土按住。望見前面有一處，許多房子相連，并無火燒痕跡；便望房子裏邊走，卻是一條大街。兩旁店鋪，一律的關門閉戶，好不蕭條。此時覺得傷處疼痛，一步一推的，希冀遇了個人，求個歇息的地方。只管四面觀望，忽見一家店鋪，排門雖然上好，卻有兩扇微開，似是虛掩未上栓的。走過去輕輕一推，隨手而開，便問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問了三四聲，不見答應。伯和此時覺得痛極，也不管甚麼，推身進去，回身掩好了門，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定。坐了良久，不見一人，推到後面窺探，只見後面一個院子，院子裏面，三間平房，廂房便是廚房，鍋竈塵封，像許久沒有動用的樣子。仗着膽，走到平房裏一看，也不見一人，只有八個大衣箱，放在地下。回到鋪面上一看，原來是一家藥店，竟是空無一人的了。於是先把門下了栓，在櫃內搜尋，見了些熟地黃精之類，便拿來歸在一處，打算把他代糧，在此權過幾天。又搜出好些膏藥，便不管對不對，先拿兩個在傷口上貼了。自家仔細體察，方知這槍彈中在大腿旁邊的肉上，幸而未對着骨頭，便穿肉而過的。貼了膏藥，便走到平房裏去，把衣箱提了提，卻是很沈重的。旁邊一張牀，無褥無席，只得掃了灰塵，胡亂躺下。從此就在這藥鋪裏暫時躲避。過了五六天，總無人來，那傷口慢慢的好了。卻是那可以代糧的藥，也要盡了；打算捨了此處，再奔他處。忽然一天外面打門聲甚急，心中暗想：不好了，這是主人來了，如何對付他呢？忽又聽得門外說話的聽音，不是中國人，心中益發害怕，不敢開門，只坐在裏面平房裏發怔。此時外面打門之聲更急，再聽時，竟不是叩門，是拿重東西撞門的聲音，益覺慌做一團，不敢轉動。忽聽得砰訇一聲，門已開了，闖進了一羣人。定睛看時，五個是洋人，兩個是華人。五個洋人，都拿着洋槍，先在鋪面上看了一遍，然後一同進來。伯和此時走頭無路，暗暗叫苦道：「今番死也！」那洋人看見了，便囁囁咕咕說了幾句話，旁邊那華人便傳話道：「兵頭問：『你是甚麼人，在這裏做甚麼？』」伯和知道這華人是個通事，頓時生出機變來道：「我是這鋪子裏的夥計，東家避亂去了，叫我代他看守鋪戶的。」通事轉告了洋人。又問：「你守了多少日子了？」伯和道：「一個多月了。」通事又和洋人說了好幾句話，又問：「你莫非撒謊？這一個多月你吃甚麼喝甚麼？」伯和道：「我一月以來，只吃些熟地黃精之類當飯，嚼點烏梅代茶。」說罷，在牀頭上取出熟地烏梅給他看。通事又與洋人說了好幾句，那洋人又取那烏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，笑了一笑，又說了幾句。通事便道：「兵頭說：『難得中國有你這等好人。』你這裏有甚麼貴重東西，要到那裏去？你說了，兵頭給你照會，送你出境。」伯和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貴重東西，只有這八口箱子。我和東家都是廣東人，東家先回廣東去了。臨行時，叫我得便代他帶這八口箱子回去。」通事吃驚道：「怎麼你是廣東人，一口的北邊話？」伯和道：

「在北邊多年了。」通事道：「如此我們是同鄉，不知你還會打鄉談不會？」伯和道：「如何不會？」便和他說了兩句廣東土話。通事大喜，又對洋人說了。那洋人便在衣袋裏取出洋紙鉛筆，畫了許多洋字，交給伯和。通事道：「這個便是照會；你拿了這個，有洋人問你，你只要拿給他看，便沒有留難的了。你在這裏等着，我叫人來代你挑了箱子，到得河沿，僱了船，駛到大沽，便有燕臺放來的運船，可以附了到燕臺，再附輪船回去。」伯和不勝之喜，謝了又謝，送出門。不一會，果然來了十多人口稱奉了洋大人之令，來代搬行李的。伯和便叫他們把八口皮箱扛了，逕扛到至河沿，叫了一隻小船，運將下去。衆人便要散去，伯和叫住，解開了腿帶，取了一片金葉，給作人力錢。衆人歡呼拜謝而去。這裏小船，便搖向大沽去。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，伯和都拿出席照會，給他看。他看過了，便放行。果然沿途無阻。到得大沽，果然泊了幾十號運糧船。伯和便上了一船，叫人把八口皮箱盤運上來，揀了一席之地坐下；又取了一片金葉，謝了小船戶。此時倚定船艙，回想自出京以來，以至今日，猶如做夢一般。同船之人，無非是流離失散的，也有失了子女的，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，如今衆在一起，真是「一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。」一個個都是愁眉雙鎖，短嘆長吁。伯和對此景象，也不免勾起心事來。念着父母兄弟，不知如何；棣華母女，不知流落何所；想到這裏，也自凄然不樂。又默念到我憑空撒了一個大謊，被我謊了八口大皮箱，正不知箱中是何貴重之物。倘都是金銀寶貝，這一注財，也發得不小。想罷，又不覺暗暗快活起來。在船上坐了十多天，和同船諸人，大家訴說一切，倒也不甚寂寞。直等到人坐滿了，方才起駛出口，向燕臺駛去。船到燕臺，伯和解下兩片金葉，代了船價，叫了駁船，載了行李，起岸，入了客棧，推說亂離中失了鑰匙，叫銅匠來開了鎖。原來八口皮箱裏面，多是細軟衣服，金銀首飾，珠寶之類。不覺大喜，便打算到上海去。恰好隔壁房裏，有一個販棗客人，姓辛，字述瓌，寧波人氏；他向來走東昌販棗，今年因為北方擾亂，棗價大落，他趁便辦了多些便宜貨，都已發付南下。此時住在棧裏，正等輪船回上海去。伯和因為一人寂寞，未免同他攀談起來，知道是到上海的，便相約同伴。不一天，有了輪船，便一同動身。到了上海，便同住洋涇濱大方棧裏。安放行李已畢，便到丈人張鶴亭的洋貨字號裏去，謁見丈人。誰知問起來，張鶴亭因為記念家眷在京，於五月初間，附了輪船，到天津，取道進京接家眷去了。伯和只得回棧去。從此便留在上海，與辛述瓌一起住下，暫且不提。且說陳戟臨自從打發大兒子護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後，便把家眷搬到東華門外，錫蟻胡同居住。以爲此地逼近禁城，可以稍爲太平。過了幾天，風聲更緊，戰隨屢次打發小兒子仲藹避去，仲藹只是不肯，說道：「侍奉父母是人子當盡之職，處常尚且如此，何況處變當此危

急之時，若做兒子的捨父母遠去，則做父母的，何責育子？若說是恐怕同死無益，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，則哥哥已經出京去了，父母身邊，豈可無人？說得戰臨無奈，只得由他守在身邊。到了十五那天，喧傳董軍入京，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董軍殺死，義和團與董軍聯合做一氣，與洋人爲難。街上往來的，無非是義和團，東交民巷一帶，麇聚的更多，亂便攻打使館。錫蠟胡同一帶，義和團往來不絕。戰臨從此便連衙門也不敢上。每日只關上大門避亂。屢次叫仲藹逃避。仲藹道：「父親若叫孩兒一人避去，孩兒死不取行。據孩兒的意思，莫若父母一齊出京避亂。雖說是不准告假，究竟功名與性命相較，還是性命要緊。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，何必在這裏守着？何況這場亂事，實是王公大臣所召，我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？」戰臨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有個責任。倘若是大家往外一跑，這部裏的事，有誰辦呢？我這幾天雖然不到部，如果有事，他們還可以送個信來，我還可以去辦得到。十二分危險的時候，再走未遲。」仲藹見說不上去，只得罷了。又過得幾天，又喧傳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殺死。董軍旦夕便攻使館。仲藹又勸父親走避。戰臨只是不允。又過了兩天，京報上載了一道上諭，足有六百多字，無非是痛罵洋人，獎勵義和團。戰臨嘆道：「照這上諭所說，欺凌我國家，侵割我土地，洋人固然可恨，但何不商量一個對付之法，振刷起精神來，力圖自強，自立於不敗之地，然後再同他們計較。徒然召些亂民，要與他徒手相搏，又有何益處呢？」仲藹道：「這個上諭一下，便是與了洋人一封戰書，大亂就在眼前，父親還是快走罷！」戰臨道：「且再過兩天，倘是風聲過緊，說不得也要暫時走避的了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門外一片喧嚷之聲，家人報說：「是董軍經過，義和團也雜在其內，往交民巷攻打使館。」仲藹便道：「父親還是作速走罷，再作觀望，恐怕來不及了。」戰臨也急了，便叫李氏收拾細軟，準備明日動身。是夜忽然聽得遠近一片喧嚷之聲，火光冲天而起。仲藹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，只見街上往來的，沒有一個不是義和團，擁擠的不堪。口中亂嚷：「燒教堂，燒使館，殺毛子，殺二毛子。」走到前門大街，望見火光遠在西面，不敢走遠，便自退回。及至來到家時，只見重門洞開，心中大疑。連忙進去一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要知驚的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駁惡俗 歸大限慈母撒嬌娃

卻說仲藹出來打探了一回，及至回家，見重門洞開，已是吃了一驚。及至走到裏面，只見滿地血跡，父母俱被殺死，這一驚非同

小可，直嚇到魂飛天外，魄散九州。仰面一交，跌倒在地，便暈了過去。可憐又沒人灌救。歇了半晌，自行甦醒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哭過一會，要叫家人時，卻沒有人答應。自己出來，裏外一看，所用的一名車夫，兩名家人，都已不知去向。南邊帶來的一個家人，也被殺死。在後院裏，尋到廚房，只見二個老媽子，慌做一團，聚在柴堆裏。仲藹叫他們起來問時，他們還在那裏發抖。抖過好一會，方能說話。說道：「一班義和團，不知怎的，打開大門進來，問：『老爺是那裏人？』老爺回他說：『是廣東人。』他說：『全是二毛子。』便殺了。太太哭喊時，也被殺了。兩個二爺和那車夫，都裹了紅頭，跟那義和團去了。』仲藹只得出來，叫他們關上大門，幫着把屍首撿好，不禁又哭起來。俟至天明，去買了三口棺材，僱人把頭縫好，草草殮了。也不能成禮，就送到廣東義園去寄葬。葬事已畢，便打算逃避。可奈金銀細軟，多被義和團劫去。笨重傢伙，此時要賣，也沒有人承受。翻遍了各箱籠，搜刮起來，只賸了十來兩銀子。思量不能遠去，聽得安肅縣沒有拳匪，那縣官李灼然，是父親同年，榜下知縣，向來相得，不如投奔他去。定了主意，便開發了老媽子，棄了一切家具，把所有字畫衣服之類，都送到米市胡同，南海會館中寄放。然後出了彰儀門，負了牲口，取道蘆溝橋，長新店，投安肅縣。李灼然接見之下，得知戰臨被害，不勝悲悼，便留仲藹住下。仲藹住過兩天，便對灼然道：『蒙年伯不棄，下榻在此，感激無量。但念先君先母，慘遭毒手，故鄉又無恒產，他日歸葬父母，自己成家，後事正長，何能坐食？還求年伯薦一館地，俾得自謀生計，不勝感荷。』灼然道：『我也謀慮到此，但是縣中沒有事情，縱有了事，也不過幾吊錢一月。世兄且略住幾時，等有了機會，自當設法。』是夜，署中一個帳房朋友王伯紳，與仲藹談天。因對仲藹說道：『敝東看見閣下文章手采，十分傾佩，有一女公子，欲以仰攀，弟致意弟，中一個帳房朋友王伯紳，與仲藹談天。因對仲藹說道：『豈有此理！弟當此落魄之時，有人垂青，方趨承之不暇，何敢借故推托於詞令，只能直說，不知閣下意思如何？』仲藹道：『年伯錯愛，怎敢推辭，無奈先君在日，已經聘定有人，不得不遵命，還求閣下代為轉致。』伯紳道：『莫非閣下有意推托麼？』仲藹道：『近日北方一帶，擾亂異常，縱使有館地，也恐怕不得太平。我有一個去處，要薦世兄，不知怕遠不怕？』仲藹道：『年伯賜薦，何敢嫌遠，但不知在何處？』灼然道：『此刻陝西，西乾廊道，孫可亭觀察，是我的換帖，兼管着全省營務處的差事，若投奔在那裏，可望一個好點的館地。我因為代賢姪打算，將來歸葬父母，成家立業，後事方長，非尋常小館地可以辦得到，所以着想這個去處。世兄肯去時，我寫封信薦去。』仲藹道：『年伯如此週旋，真是粉身難報。』灼然道：『我們世交，何必如此，只是世兄的文章手采，不能朝夕與共，令人爽然不知令尊在日，曾與世兄定下那一家親事。』

仲藹道：「是蘇州王氏。」灼然當下親筆寫了一封信，送了盤纏，仲藹拜謝了。次日長行，出了安縣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走了二十多天，方才到了陝西，便到西乾鄜道衙門投信請見。可亭看了灼然的信，便請到花廳相見。仲藹的談風吐屬，本來甚好。可亭十分歡喜，便留在署內，允許代為位置。先在營務處文案，掛了個名字，支取乾修。不到幾天，官場中接了電報，知道聯軍已經攻破京城，兩宮出狩，將要臨幸西安。大小官員便忙着要辦皇差，撫臺委了藩臺做總辦，道臺做會辦。可亭得了這個差，便把仲藹派在採辦處。一時各路商賈，聞得省城採辦物料，供應皇差，便都趨集到西安，頓時熱鬧起來。仲藹得了採辦的事，那些商人那一個不來，巴結，未免暗中有些孝敬。雖然同事有人，然而這一筆好處，瓜分起來也就可觀了。衆人有了錢，又有那班商人應酬，那花柳地方，自然不免要涉足。到了那些地方，少不免要迷戀。仲藹雖然也隨衆同往，卻仍淡然漠然。有人佩服他少年老成，也有人笑他迂腐。仲藹道：「少年老成，我也不敢自信，迂腐，我也不肯認，我自信是一個迷戀女色極多情之人，卻笑諸君都是絕頂聰明之輩，無奈被一部紅樓夢賣了去。」衆人都問此話怎講。仲藹道：「世人每每看了紅樓夢，便自命爲賈玉，世人都做了賈玉，世上卻沒有許多衛蕪君瀟湘妃子。他卻把「秦樓楚館」中人，看得人人黛玉，個個寶釵。拿着賈玉的情，對他們施展起來，豈不是被紅樓夢賣了去？須知釵黛諸人，都是閨女，輕易不見一個男子。賈玉混在裏面用情，那些閨女自然感他的情。此刻世人個個自命爲賈玉，跑到妓家去用情，不知那當妓女的，這一個賈玉才走，那一個賈玉又來，絡繹不絕的都是賈玉。他不知感那一個的情才好呢？那做賈玉的，才向這一家的釵黛用了情，又到那一家的釵黛去用情，也不知要多少釵黛，才夠他用。豈不可笑！」衆人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你是無情的了。」仲藹道：「我何嘗無情，但是務求施得其當罷了。」衆人又道：「若必要像賈玉那等，才算施得其當，也就難了。」仲藹道：「賈玉何嘗施得其當，不過是個「非禮越分」罷了。若要施得其當，只除非施之於妻妾之間。所以我常說：幸而世人不善學賈玉，不過用情不當，變了癡魔，若是善學賈玉，那「非禮越分」之事，便要充塞天地了。後人每每指稱紅樓是誦淫導淫之書，其實一個「淫」字，何足以盡紅樓之罪？」衆人笑道：「如此說，尊夫人是享盡閣下之情的了。」仲藹笑道：「不敢說內人雖已聘定，卻還不會迎娶，又從何享起？」內中一個說道：「閣下在外不肯盡用其情，留以有待，這便是享了。」說得大眾一笑。從此仲藹留在陝西，暫且按下不表。卻說棟華奉了母親白氏，在濟寧州住下養病，只靠典賣金珠度日。連打了兩個電報到上海，總不見有覆電，心中愈加憂疑。後來又發了通電信去問，才得了覆電，卻是「鶴五月進京接眷未回」九個字，不覺心中又多了

一層發或掛念。暗想這荆天棘地之中，父親何可輕身而去；多只爲鍾愛女兒，才冒這個險。我們路上，又不曾相避。此時不知在那裏，好不令人攢愛。眼看着母親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，經過幾個醫生，都說是十分棘手。可憐這一寸芳心，又是愛母，又是念父，又是憐夫，經了這三種折磨，加之金珠將盡，又多一層心焦，漸漸的也黃瘦了。捱到九月下旬，又要添做冬衣。白氏的病，愈加沉重。竟至一天昏暈兩三次，嚇得棣華晚間也不敢睡。默念古人有割股療親的事，不知可靈不靈。倘是靈的，我又何惜一臂？眼見得諸醫束手，捨此之外，更無他法。姑勿問靈與不靈，我且做一次看。於是等到夜靜時，焚香告天，求母病早愈。又暗暗禱祝，雖說「身體髮膚，受於父母，不敢毀傷」，然而我今日爲母病起見，說不得犯一次不孝，以起母病。如果母親因此得愈，情願再領此不孝之罪。祖下左臂，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塊肉，提將起來；右手拿起「并州快剪」，颯的一聲，剪下一塊肉來，並不覺痛楚。連忙用布裹住傷口。拿起那塊肉來一看，不過半截手指大，便悄悄的拿到藥罐前，放了下去。生火煎藥。等白氏醒了，便昏出來，伏侍吃下。守到天明，仍然不愈，心下更加焦急。那傷處，直到此時，才覺得疼痛起來。又過了幾天，已是十月初旬了，白氏愈加昏沈，自知不起。看着棣華一天瘦似一天，心中也甚是難過。因對棣華說道：「自從出京之後，不到三天，我就得病；纏綿到今日，都是虧了女兒伏侍。我兒能夠如此，也不枉我撫養一場。我自己看來，這個病是不得好的了！我死之後，我兒切不要過於傷心，也不必思念父親及女婿。我們女子，尚且能在難中逃出，何況男子？斷不至於有甚意外。我做鬼有靈，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險，到上海來與你成親。」棣華初聽母言，已是淚流不止。聽到此處，更由不得放聲大哭道：「母女們千辛萬苦，得脫虎口，實指望永遠相守；不料母親病到這般，這都是女兒不會伏侍之罪。倘有甚山高水低，女兒情願跟着母親去了！」白氏道：「我兒，切不可如此！我雖不得好，須知你還有父親翁姑丈夫，必要自己保重，才是孝女。不然，我就做鬼也不安了。」棣華聽了，愈加悲痛，執着白氏雙手道：「母親快點將息着，攜挈女兒到底。女兒情願減了壽元，讓給母親。只要我母女永遠相守，女兒情願捐了一生的衣祿，換將過來。」一面哭，一面說，只見白氏已經暈了過去，嚇得棣華伏下抱住大叫：「母親醒來！」叫了一會，白氏又微睜雙眼，有氣沒力的說了一句：「女兒珍重！」便咽了氣了。棣華不覺撫屍大慟，說得一聲：「母親你撇得女兒苦也！」便覺得身體忽然如敗葉被風吹起，飄飄蕩蕩的好不快活；把一切悲痛都忘了。想起逃難的時候，那身子能像今天這種輕飄飄，能御風而行，又何至在路上耽擱。正想念間，忽聽得遠遠的有人叫：「小姐，小姐，快回來罷！」那聲音細得猶如耳鳴一般。暗想這是那個叫我呢？那聲音叫個不任，愈叫愈近，慢慢的叫到

耳邊來。仔細一聽，正是僱用的老媽子王媽的聲音。猛可想起母親沒了，我如何撇了母親，跑到這裏來，由不得說一聲：『我好苦也！』睜眼一看，只見僱用的王媽，抱着自己灌救，方知自己哭暈了。此時王媽念一聲佛道：『好了！回過來了！』棟華醒來，看見母親，又復撞頭痛哭。王媽一面苦苦相勸。李富只在院子裏跌足。棟華哭得多時，李富走到堂屋裏勸道：『小姐且止一止哀，此刻親家太太過了，親家老爺不在這裏，又沒有個少爺，許多大事，都在小姐身上。如果小姐哭壞了，更有誰作主！此刻辦後事要緊！』棟華聽說，方才略略止住啼哭，忙叫李富叫了裁縫來，趕做壽衣。又取出一包金飾來，交與李富，叫他先去變賣了，去看壽器。李富領命去了。棟華仍舊哀哀哭泣，暗想割股也不能療，莫非是古人欺我？但是欺人的說話，何以相傳了若干年，還不被人識破？大約古人必不我欺，不過我心不誠罷了。想到這裏，又痛恨自己不誠心，一頭撞到靈牀上，又復痛哭。直哭到天愁地慘，日月無光。李富竊了衣料，叫了裁縫來，又去看好了壽器，請了陰陽生來，擇日大殮。到了盛殮之日，衣衾棺槨，都已齊備。正待入木，忽然有人送進一封電報來。李富接了，交給王媽。王媽遞與棟華。棟華一看，封面是上海來的，連忙抽出來看時，卻一字不識，不覺呆了。便問李富。李富道：『電報向來用的是洋碼，小的也不認得。』棟華道：『你趕緊拿去請懂得的人看一遍，到底是些甚麼話？』李富道：『頭回來那個電報，是電報局裏繙好來的。這回不知爲甚，他們不繙，除非是仍然送到電報局裏，請他們繙出來。』那送電報的信差道：『繙便繙好了，在我身邊，不過要交出加一繙譯費，才好給你們。』棟華便叫李富給了他，又在收條上簽了字。信差交了出來，卻是「鶴即日動身來」六個字。不覺又喜又悲，喜的是父親無恙，指日可望到來；悲的是母親亡故，父親雖來，老夫妻不能相見的了。想到這裏，又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『母親！你好命苦也！』痛過一場，方才大殮。自此朝夕哭泣上奠。天天屈指計着父親行程。盼到月底，鶴亭到了，知道白氏病故，父女抱頭痛哭。哭過一場，彼此訴說所遇亂離情狀。鶴亭恐怕河道凍冰，即日帶了女兒，扶了靈柩，率同李富，僱定船隻，兼程南下。那王媽不必說是開喪去了。棟華見父親一字不曾提起伯和，未免又是就發，欲待問時，卻又羞於出口。父親較母親又自不同，終日在船上，惟有默默愁苦。在路不止一日，船到了清江浦，便過江到鎮江去，附了輪船回上海。不知回到上海兩人如何相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

原來鶴亭在上海，四月間便聽得北方風聲不好；各家報章，議論沸騰。十分心急。到四月底，發了個電信給載臨，不見有回電。過了端午節，匆匆便附了輪船到天津，要進京接家眷。到得天津時，見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從塘沽到天津的鐵路，都有洋兵把守；各國兵船，佈滿口外，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裏，尋着一個朋友，打聽消息，並告以進京的緣故。那朋友極力勸止，說萬萬去不得！莫說京裏去不得，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。不且在我行裏耽擱兩天，再作道理。鶴亭雖一意要走，怎奈行內諸人，都說走不得。甚至內地之人，選到洋場來避亂的，就不敢行。不到幾天，便大亂起來，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，一面是洋兵奪大沽砲臺。外面詭言四起，國聞日日報館，也被拳匪毀了，一點信息也沒了。沒有幾天，驢軍又到了，攻打天津城。所以在洋場避難的人，都藏在地窖裏面，糧也絕了，取些花生熬粥代飯，吃了又瀉個不止。此時津滬輪船，斷了往來，欲走不得，連上海的消息也斷了。直到了九月間，陸純伯在上海開辦了救濟會，租了輪船，直放天津，載難民回滬，鶴亭才得附了回來。又託了一個救濟會執事羅煥章，託其代訪尋妻女。及至回到上海，見了兩個電報，及棣華的信，才知道他母女已在濟寧，便先發一個電信去通知。然後連夜起身。到了鎮江，取道清江浦兼程進發。到了濟寧，才知道妻子故了，攜了女兒，運柩到滬，暫在廣肇山莊寄厝。一切事情都已停當，才向棣華談起伯和失散後，絕無消息的話。棣華在父親跟前，不好說甚麼，只道：『既然有了救濟會，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，請父親在外面留心打聽便了。』鶴亭道：『我有店開着，他是知道的，既然到了上海，他總會到我店裏來。此時只怕還流落在北邊，也未可知，只得託人到北邊去打聽的了。並且親家那裏，也沒有信息來，不知如何，也甚就心，待我寫個信去，託人打聽罷。』說罷，自去。原來鶴亭向有一房姨娘，在上海居住。前兩年生下一個小兒子，今年三歲，因為是屬狗的小名就叫狗兒。棣華與庶母同住，更是處處避嫌，不敢露一些愁苦。只有晚上，獨對燈花垂淚。挨過了幾年，北方大事相定。開河之後，便有到天津輪船。鶴亭寫了一封信，與了盤纏，叫李富到京裏去投信與陳載臨。李富叩別自去。不多幾時，得了李富來信，才知載臨夫婦被害，仲藹已往陝西，伯和仍無下落。棣華得了此信，愈加悲苦。如此又過了一年多。棣華暗中流下的眼淚，少說點也不止一缸了。忽然一天，鶴亭悻悻然走了回家，對棣華說道：『你說陳家這畜生，一向在那裏來？』棣華聽了，愕然不知所對。鶴亭把桌子一拍道：『他一向只在上海，卻藏着不來見我！』棣華聽說心中暗暗的念了一聲佛道：『只要旅人無恙，就是父親動怒，不免慢慢的勸得息下來。』鶴亭又道：『他在天津，不知怎樣，拐了人家許多金銀首飾衣服等物，前年便到了上海，結交一個甚麼辛述壞。由這個辛述壞勾引了他，就識了無數的

狐羣狗黨，在上海大嫖起來。去年五月，討了一個妓女，叫甚麼金如玉，過了沒有幾個月，這金如玉就罄其所用，席捲而逃，便把他鬧窮了，又吃上了鴉片煙。從去年冬天便落魄下來，在虹口一帶的小煙館裏住宿，近來竟鬧到求乞了。你說可氣不可氣？」隸華聽了一席話，如冷水澆背，如天雷擊頂，如萬箭攢心，那酸甜苦辣的味道，一齊向心上湧來。見父親十分動怒，又不敢說話。鶴亭又狠狠的歎了一口氣。隸華道：「這是女兒命苦所致，父親不必動怒，休要氣壞了身子。」鶴亭道：「當日看他小孩子時，人甚聰明，就是後來長大了，我也看他舉止端方，心中甚是欣慰，卻不道一變，變到如此。此刻我打發人找他，去等他了來，且叫他在家裏住下，先叫他把鴉片煙戒了再說。」隸華低頭道：「父親只當疼惜女兒。」鶴亭歎了一口氣，起身自去。隸華獨自一個，暗暗垂淚，想他爲何一旦顛倒至此，總是所交非人所致，但願此番尋着他，等父親勸戒得他醒悟了便好。大約年輕男子，在外胡鬧都是不免的，他離了父母，無人管束，他自然有糊塗的時候，這也難怪，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。想來想去，又怪着出京之日，自己不該過於矜持，叫他不肯同坐一車，以致失散。這都是我害出來的。越想越是追悔，便拿指甲自掐起來。且說鶴亭相識一個朋友，叫做卜書銘，是開鴉片煙館的。伯和有錢的時候，常去買煙，買得多，便相熟了；彼此通過姓名，也略知伯和的來歷。一天鶴亭對他說起女婿失散的事，書銘問起他女婿姓名，正是陳伯和，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了一遍。鶴亭便託他去找尋。自己便回來告訴女兒，然後回到店裏。不多一會，卜書銘帶了伯和來，伯和不免上前拜見。鶴亭看時，只見他骨瘦如柴，面目黧黑。此時三月裏天時，上海尚冷，他只穿了一件破舊竹布長衫，十分瑟縮。鶴亭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。當着書銘和衆多夥計，不使說他，等書銘坐了一會，辭去了，方才把他帶回家裏來。在書房中坐定，問他以前的事。伯和道：「我因爲失散後，流落到上海，所以不敢相見。」鶴亭笑道：「誰不知你在天津發了橫財，到上海來嫖了個不亦樂乎，娶了個妓女，被他捲逃了，累得你一寒至此。此是已往之事，且不必提了。你爲甚麼又吃上了鴉片煙？這個東西便是一生之累，我見了他，恨如切骨。你從今可住在我這裏，先把鴉片煙戒了，好好的在這裏調理舊業，將來也可以望個上進。」伯和道：「我吃煙並沒有癮，不過頑頑罷了。」鶴亭道：「只要如此便好了。你令尊令堂都沒了，你可得信？」伯和大驚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事？」鶴亭道：「可見得你是昏天黑地的過日子，連父母信息都不去打聽打聽。」說罷，取出李富的信給他看了，也不免流下淚來。鶴亭走到樓上，叫姨孃檢出一身棉衣服來，叫丫頭拿下去，給伯和更換。轉過隸華房裏，對他說明伯和來了，要留他住下，叫他戒煙的話。隸華把臉漲的緋紅，要開口說話，卻又說不出來。鶴亭道：「女兒有話只管說，何必如

此？」棟華方開口要說時，又頓住了；臉上又是一紅。鶴亭道：「奇了！有甚麼說不出的話呢？」棟華方才囁囁說道：「女兒聞得戒煙不得法，要鬧出病的。父親要他戒煙，一面要請醫生來調理着方好。」鶴亭道：「這個容易，醫生彭仲漁，和我是老朋友。我回來寫個條子，請他天天出診時，順便來一次便是了。」說罷，便下去。又故意回頭笑道：「女兒放心！我絕不難爲了他！」一句話說得棟華雙頰緋紅。鶴亭便笑着下去了。棟華暗想父親到底疼惜女兒，方才那等大怒，此刻他來了，便一點氣也沒了。我說的話，千依百順，不知我棟華何等福氣，投了這等父母。但不知終我之身，如何報答罷了。又因伯和到了，肯住在家裏戒煙，心中又是一暢；且夕只望他戒煙之後，調理好身子，便如願相償了。且說鶴亭下去，見了伯和，又好好的勸戒一番。伯和只是低頭不答。鶴亭把他安頓下，便到店裏，叫一個老成夥計，到家去，陪了伯和去洗浴；又寫了條子，請彭仲漁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，倘使他就此改過自新，戒去煙癮，成就了婚姻，豈不是好？豈知他在上海把心鬧野了，在家裏總覺得不安穩。住了三四天，便不耐煩，溜到外頭去了。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，又回來了，就是出去也何妨？無奈他這一去，就不回來了。鶴亭見他兩天不回，有點疑心，到書房裏一看，桌上放着一個心愛的宣德爐沒了。只得又去找卜書籤，託他找尋。尋了三天，方才尋着，帶了回來。身上的棉袍也沒了，穿了短衣，問他時，說是當了問他的當票，卻又賣了；問他宣德爐，卻也拿到冷攤上賣了；鶴亭只得付之一歎。又苦苦的勸了一番。棟華見父親如此相待，更加感激，詎奈伯和野心不改，回來之後，住了兩天，仍舊溜了出去。如此三四次，鶴亭惱得沒法，便來和女兒商量，怎生勸得他改過？父女兩個，相對愁歎。棟華向父親跪下說道：「女兒有一個辦法，乞父親恕了女兒之罪，方敢說。」鶴亭道：「女兒何故如此？快起來，有話但說無妨！」棟華道：「女兒從小就和他同硯讀書，彼此是見慣了的。後來訂了親事，攪開幾年，及至出京之時，又是同伴起身。那時女兒爲的是未曾成禮的，處處迴避。偏又一個車夫回絕了不肯行，只贖了一輛車子，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車，徒步相隨，方才散失，以致今日。這明明是女兒害了他。他此刻染了個痼疾，父親那般苦勸，他只不聽。」說到這裏，頓住了口，好一會方才流下淚來道：「女兒想來，兒女之情，是人人都有的。當日出京時，女兒也承他十分體貼；今日稟過父親，女兒打算合羞冒恥，下去見他。當面勸他一番，或者他肯改，亦未可知。望父親恕女兒越禮之罪。」鶴亭歎道：「女兒起來罷！你們從小是相見的，就是見見也不爲越禮，你便去見他，罷能發勸得轉來便好；勸不轉來，便是我誤了你的終身了。」棟華含淚起來，鶴亭便起身下去，索性到店裏去了，讓女兒去勸他。棟華起身要下樓，只覺得一陣臉紅耳熱起來，腳下便軟了，心頭小鹿亂撞，重複坐下，按一按

心頭，又站起來要走；不知怎樣，只是心跳不止。又歇了一會，方才勉強扶下樓梯；走到房門口，又是一陣心跳；好容易按定了，進得門來，又是一陣臉紅。伯和正躺在榻上，看見棣華進來，暗暗詫異，也不覺自愧起來。現於顏色，只得起身相見，說得一聲：「姊姊請坐！」棣華倒覺得一陣陣的心跳不止，回答不出來，只在書桌旁邊坐下。良久方說道：「許久未見賢弟，清減了許多了。」伯和點頭不答。棣華道：「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不知賢弟怎生到的上海？」伯和仍舊低頭不答。棣華道：「總是怪我過於避嫌，以致賢弟如此，往事也不必論了。此刻家父請賢弟在此暫住，倘有不到之處，不妨直說；切不可放在心裏，自己見外。」伯和聽了，頓時臉上升的緋紅。棣華道：「家父勸賢弟戒煙，本是好意，倘戒的不很舒服，不妨慢慢的戒；也不必過於急切，致傷身體。」伯和突然說道：「我這兩口煙，一輩子也戒不掉的了！」棣華說開了頭，正要往下說去，不提防被他突然攔了這一句，不覺頓住了口。心中暗想：「他從前情性甚是溫和，何以一變至此？」因又說道：「戒不掉也不要緊，不過家父最厭的是這個。賢弟縱不肯長戒，何妨暫戒幾個月，好讓家父歡喜歡喜。將來我們成過禮之後，任憑吃多少，我再也不敢攔阻。」伯和道：「就是我老子復生，我這兩口煙是性命，不能戒的。我此刻一貧如洗，拿甚麼成禮？我是打算定了，做得好便好，不好，我便當和尚去！」棣華聽了，不覺愕然。暗想：爲甚變成這個樣子了。正要尋話往下說時，有人在外面叩門。丫頭開了門，卻是他父親，帶着夥伴漁來看病。連忙從後面門口迴避到樓上去了。暗想：「天下沒有不能感格的人。他今日何以如此，見了我只管淡然漠然，莫不是我心還有不誠之處，以致如此？或是不善詞令，說他不動？噫！怎能夠割了此心，給他一看呢？」默默尋思，不禁又撲簌簌的滾下淚來。過了一會，鶴亭送了夥伴漁出去，又到樓上來問道：「女兒勸得他怎樣了？」棣華正欲回答，只見丫頭跑上來說道：「陳姑爺又出去了。」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

卻說鶴亭聽得伯和又去了，只長歎了一聲道：「女兒！這是你的命，我也無可如何的了！」棣華不覺流下淚來。鶴亭也無心再問，搭訕着走了下來，也不去再尋伯和；只索由他浪蕩着去。心中還打算他在外面受盡了折磨，或有回心轉意之日。誰知伯和這番出去，竟至無可跟尋。可憐棣華寸心如結，說不盡那一種抑鬱纏綿。有時他姨媽過來勸慰，倒觸起他思念母親的心事來。從

此懶懶成病，茶飯少進，日見消瘦起來。張鶴亭愛女心切，想設法尋回伯和，再爲解勸。又怕他仍要逃避，反與女兒添此病症，真是左右爲難。這天店中無事，便回到家中，看望女兒。棣華正在歇枕休息，鶴亭坐定，先說些閒話，慢慢提到伯和這件事來。因歎口氣道：「論起來，這件事總是我誤了女兒。當日陳氏來求親時，你們只有十二三歲，不該應草草答應了他，以致今日之誤。」棣華道：「父親千萬不可如此說，天下事莫非前定，米已成飯，女兒斷不敢怨天尤人，此刻只有聽其自然罷了。只念着當日同居時，陳家兩老待女兒甚是多情，此時定了翁姑之分，女兒未曾盡得一點孝心。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損友，學的流連忘返，女兒德薄，不能感格得他回心。此正是女兒罪案，父親何故引起過來？」鶴亭道：「我此刻想了一個主意，且把他尋回來，也不必要他戒煙便設了煙具，儘他去吃。擇日先成了禮，把他招贅在家，然後由女兒慢慢勸他，或者他仍舊讀書，或者在店裏幫着做事也好。只是我又愁到一層，萬一他成親之後，依然如此，豈不更是爲難？」棣華道：「論理，這等事，不是女孩兒家可以插口的，然而事至今日，也是無可如何，父親只管照此辦去。女兒想古人有言：『至誠金石爲開。』到了成親之後，女兒仗着一片血誠，或者可以感格得過來，也未可定。萬一不能，那就應了孟子兩句話：『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。』惟有自己安命，斷不敢有所怨尤。此時我們不知他蹤跡便了，已經知道了他的蹤跡，倘再遷延不辦，萬一他在外面磨折壞了，就是父親也無以對其父母。」鶴亭聽了點頭不語，良久乃道：「如此，我便去尋他來便了。」說罷，逕自出來，暗想：「我這個賢慧女兒，可惜錯配了這個混帳東西。總是當日自己輕於然諾所致。看了這件事，這早訂婚姻，是幹不得的！」一面想着，便順着腳步，去三馬路煙館裏，訪卜書銘，問伯和下落。書銘道：「他近來貧病交迫，前兩天還到我這裏來，借了兩角洋錢去，病的不成個樣子。我還勸他說：『丈人待你很好，你爲甚不願在那裏？何不仍到丈人家去？他那裏未必多了你一個人吃飯。』他倒說：『我不慣仰人眉睫。』我聽了這句話，倒不便再勸他了。」鶴亭聽了，笑不得，惱不得，只是歎氣。因央求書銘代爲尋覓。書銘便叫一個夥計去尋。去了許久，回來說道：「他病的了不得，本來住在虹口廣華昌小煙館裏，後來人家因他病的過重了，恐怕有甚不測，便把他送到廣隆醫院去了。」鶴亭聽了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別過書銘，坐了車子，趕到廣隆醫院去看。只見伯和十分昏沈，問那伏侍病人的人，要了藥方來看，開的脈案，是瘧疾轉傷寒，是個險症。急的搓手頓足，走近伯和榻前問道：「賢婿你覺得怎樣了？」伯和張開眼睛，看了一眼，仍復閉上，答道：「不怎樣。」再問他時，便不答了。鶴亭無奈，只得可囑伏侍的人，小心伏侍，等病好，自當重重酬謝。說罷，自回家去，思量此事，告訴棣華不好，不

告訴也不好；躊躇沒了主意。回到家去，只得含糊說是伯和有點病，等好了回來。禁不得棣華百般追問，問是甚麼病？有甚麼？既然病了，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？鶴亭被他追問不過，只得直說了。棣華大驚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醫院雖說有人伏侍，那都是公衆的人，要茶要水，怎得便？當父親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？」鶴亭歎道：「我問他說話，他都不答應了。怎麼再和他說話？」棣華更是驚慌，也顧不得甚麼了，便道：「父親，可容女兒去看他一看？」鶴亭道：「去就是了，只是不可過於勸他回家來。他不願到我家，總是另外有甚意見？此時他病的不能動了，本來不難把他擡來了，爭奈他向來不願意的，一旦棄其不能抗拒的時候，強了他來，未免心中要動氣。病人動了氣，豈不是代他添病麼？」說罷，便叫包車夫預備。棣華帶了一個老媽子，一個小丫頭，同坐車到了廣肇醫院，入到病房，只見房中支了四個板鋪，三個都空着，伯和睡在一個鋪上，病的面青唇白，瘦骨難支，緊閉雙眼。棣華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卻說不出話來，在牀沿坐下，輕輕的在額上摸了一下，覺得乾熱。伯和睜開眼來一看，棣華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叫一聲：「陳郎！覺得怎麼樣了？」伯和有氣沒力的說道：「辛苦。」棣華道：「這是妾害出來的，望郎君善自調養，得郎病愈，妾願貶爲妾，願以贖前罪。」伯和搖一搖頭。棣華伏下身子來道：「家父勸郎戒煙，本是好意，郎既不能戒，也是無妨。不知可是戒煙得的病？」伯和道：「不是。」棣華道：「郎君千萬寬心養病，這裏不方便，不如仍到妾家去。妾當捐去一切羞怯嫌疑，親侍湯藥。」伯和歎口氣道：「我不能動了，明日好點再說。」說着話時，便有人拿進一碗藥來道：「陳先生吃藥了，可要我扶你起來？」棣華道：「扶起來，伯不方便了，煩你拿個湯匙來罷。」那人答應，便去拿來。棣華親自拿湯匙，餵着吃。此時伯和連明藥的氣力都沒了，餵進去，便從口角裏流出來。棣華由不得一陣陣的心中悲痛道：「陳郎怎樣了？」伯和墮了兩聲道：「方才我一陳昏迷，此刻再瀧，我可以咽了。」棣華再餵一匙，偏又瀧了一半在外，忙把手帕揩了，叫小丫頭到後面要一碗清水來，嗽了口，叫老媽子丫頭都到外頭去。自己把藥呷在口裏嚥住，伏下身子，哺到伯和旁裏去。看他咽了，再哺一連哺了二十多口。伯和搖頭說：「不吃了。」棣華看那碗時，只攔了半口藥，就攔過一邊。伯和道：「你口苦。」棣華道：「陳郎妾心更苦呢！」說得這一聲，那眼淚便和斷線珍珠般撲簌簌落個不住，抽抽咽咽的哭起來。伯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姊妹！」只叫得一聲，便不言語了。棣華道：「郎君不可再這種稱呼，妾身已爲郎君所有，今日侍奉湯藥，是妾分內事。千萬寬心調理，不可多心想這個，想那個。」正說話時，鶴亭來了，丫頭老媽子都跟着進來。鶴亭問道：「好點沒有？」棣華道：「才吃下藥去。」鶴亭向旁邊一個空鋪上坐下。棣華道：「此時太沈重了，不便家去。只是這瘦

賊一把骨頭的人，睡在這板牀上，怎生禁得住？請父親回家叫人送一個棕榻來罷。這裏動用東西，都是頂粗的；茶碗茶壺之類，亦請送一兩件來。」鶴亭道：「這個都容易，女兒先回去罷。」棧華道：「女兒打算今天先不回去，等伏侍得好點了，明天一同家去了。」鶴亭躊躇道：「只是晚上睡在那裏？」棧華道：「那裏還有睡的工夫，這個倒不消慮得。」老媽子在旁邊說道：「方才我們到後面園子裏去，看見有伏侍女病人的婦人，他們另外有住房，困了時，和他們商量去歇一會，只怕也可以使得。」鶴亭聽說，只得由女兒的便，先自去了。打發人送了棕榻、鋪蓋和茶壺、茶碗……之類來。棧華叫來人，先把對過的板鋪卸下，安上棕榻。一回頭看見桌上放着一副殘破的鴉片煙具，暗想這個東西，如何用得便？叫來人去把店裏待客的一副煙具，取來暫用。來人答應去了。這些來人，無非是店裏打雜出店之類，都知道伯和是個未成親的女婿，棧華是個未出嫁的女兒，今見此舉動，未免竊竊私議；有個說難得的，有個說不害臊的，紛紛不一。不說衆人私議，且說棧華鋪設好了棕榻，便叫老媽子幫着，扶起伯和，伯和一手搭在棧華肩上，棧華用手扶住了腰，扶到棕榻上放下。伯和對着棧華飄然一笑。棧華不覺把臉一紅，忽然又回想道：「我已經立志來此侍奉湯藥，得他一笑，正見得他心中歡喜，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態，使他不安。大凡有病之人，只要心中舒暢，病自易好的。我能博得他舒暢，正是我的職分。」想罷，索性也對着伯和，舒眉一笑，伏侍睡下。索性盤腿坐到牀上，俯下身子，百般的軟語溫存。又在身邊解下那白玉雙喜牌，給伯和看道：「自從失散以後，這東西，妾一日不會敢離身。」伯和見了，不禁滴下淚來。棧華忙道：「妾與郎看，不過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，豈可因此傷心？」說着話時，煙具也送來了。棧華打發老媽子先回去，單留下小丫頭伺候。便代伯和燒煙，爭奈這東西向來不曾頑過，好容易才裝上了，遞給他吃。此時伯和在槍上竟不能吸了，另用一個小竹管，插在煙槍嘴。上棧華一手捧槍，一手拿燈，方才吃得下去。這一天棧華就在院裏伏侍，連夜飯也不會吃。捱到半夜裏，伯和燒熱大作，囁語模糊。小丫頭在空鋪上橫躺着睡了。棧華十分悲苦，不住口的輕輕叫「陳郎」。伯和清醒一陣，糊塗一陣，挨過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本院的醫生來看過，一面診着脈，只是搖頭，開了方。棧華照昨天的樣子，哺了藥。病人此時已是連眼睛都不張的了。午間，鶴亭帶了伴漁來看。棧華此時也不迴避了。伴漁看了，也是搖頭。又取本院藥方看過道：「醫院的規矩，是沒有不開方之說。但是病人一口氣還在，總要發藥的。這個方，錯是一點也不會錯，只不過盡人事罷了。我遇了這個症，是不敢開方的了。鶴翁，我看你不如同他備點後事罷！只在這一兩個時辰內的了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匉的一聲猛擡頭看時，原來是棧華暈絕在地。鶴亭忙來抱到裏頭。

伴漁道：「徒叫無益，快捨他人中！」鶴亭依言，用力一搯。棧華竊地裏嘩的一聲，哭了出來道：「陳郎！奴害得你苦也！」顧不得伴漁在旁，三步兩步，走近榻前去看。只見伯和雙頰緋紅，額黃唇白，已是有出氣，沒進氣的了。棧華哭道：「陳郎，你看看奴是誰來？」伯和微睜雙眼道：「姊姊，我負你！」說罷，那身子便慢慢的涼了，兩頰的紅，也退了，竟自「嗚呼哀哉」了。棧華這一場哀痛，非同小可，只哭了個死去活來。鶴亭只管跌腳，伴漁卻自歎氣，小丫頭見此情形，慌了，也哭起來。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，便來七手八腳，擡到殮房裏去。鶴亭便去置辦衣衾棺槨。棧華哭得淚人兒一般，親爲沐浴更衣。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的婦人，借了一把剪刀，把自己十個指甲，都剪了下來，又剪下了一縷青絲，裹在一起，放到伯和袖內。說道：「陳郎，你真路有知，便早帶奴回去也！」說罷，大哭。旁邊看的人，也都代他流淚。內中有知道的說：「這個還是未婚妻呢？」衆人益發稱讚。閒話少提。且說當下大殮已畢，在這醫院之內，不能成禮，便送至廣肇山莊，暫時停在殮房裏面。棧華哭別了，跟隨父親，回到家中。鶴亭只坐在堂屋裏出神，棧華逕自登樓去了。鶴亭出銜一回神，歎一口氣。正要到店裏去，忽見棧華手中握着一把頭髮，走下來，對着自己撲懷跪下，放聲大哭。鶴亭吃驚看時，只見他頭上那十萬八千根煩惱絲，已經齊根剪下，不覺驚惶失措道：「女兒，你這是在做甚麼來？」棧華哭得時方才說道：「女兒不孝，要求父親格外施恩，放女兒回家去。」鶴亭頓足道：「女兒，你這是在做甚麼來？」棧華哭得時方才說子，不明道理的，你要守，難道我不許你，你何苦竟不商量，便先把頭髮絞了下來呢？」棧華哭道：「父親，你可憐女兒翁姑先喪，小叔尚未成家，叫我奔喪守節，也無家可奔，斷沒有在娘家守節的道理。這一條路，女兒也是出於無奈。女兒此番出去了，望父親只當女兒嫁了。在陳家守寡，也是一般。女兒本打算一死，以了餘生，因恐怕死了，父親更是傷心，所以女兒這個還是下策中之上策。父親疼惜女兒一場，將就再順了女兒這一次罷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姑娘在旁邊解勸不得，鶴亭無奈，只得央人介紹到虹口報德菴住持處說了，擇了日子來接。到了那天，棧華先拜別了家堂祖宗及母親，望空拜別了丈夫，然後拜別了父親道：「女兒不孝，半路上撇了父親，望父親從此勿以女兒爲念。倘天地有情，但願來生再做父女，以補今生不孝之罪。」鶴亭到此，也忍不住放聲大哭道：「女兒，苦了你也！」棧華又對姨娘跪下道：「女兒不孝，半路上撇下父親，望六之人，動輒須人招呼，望姨娘善爲護持。做女兒的，生生世世犬馬報答大恩。」說罷，叩下頭去。姨娘慌忙挽住回拜，哭做一團。哭得時，棧華又抱起了五歲的小兄弟狗兒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在家聽父親的命令，在家聽母親的教訓，將來長大成人，孝順父母，你姊姊不孝之罪，已經通天，你不必記念我。」

也！說得那五歲孩子，也哀哀痛哭。大家又珍重了一番，棣華便起身向報德齋而去。當日祝髮爲尼。鶴亭自從棣華出家之後，終日長吁短歎，悶悶不樂。忽然一天，一個人闖到店裏來，對着鶴亭，納頭便拜。鶴亭吃驚看時，正是仲藹。仲藹拜罷，猝然便問：「伯伯可知家兄現在那裏？」鶴亭見了仲藹，心中又加悲惶，執手相見，讓到客座裏坐，一面告說：「令兄已不在了。」仲藹聽說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哥哥！不道果然是你也！」哭倒在地。良久，鶴亭含悲勸住了。仲藹方才問起家兄到此，可會成親的話。鶴亭歎了一口氣，從當日合伴出京，半路失散說起，直說到醫院病重，女兒親往伏侍湯藥，與及出家爲止。只不知伯和在津所發的橫財，是何來歷。仲藹揮涕道：「我嫂嫂又多情又貞烈，哥哥！你負煞嫂嫂也！」鶴亭問起仲藹這兩年的事。仲藹道：「姪自從到了陝西，當了一年多的採辦，加之孫觀察諸多照應，好歹掙了萬把銀子，又由文章保舉了一個巡檢的前程。回轡之後，又幫了孫觀察幾個月，才請假入京，先運父母靈柩南來。打算到蘇州就親之後，再運回廣東。今天才到，奉了靈柩到廣肇山莊。不料看見同號的一副靈柩，題着「南海陳公伯和之柩。」心下萬分疑惑，所以急急到伯伯這裏打聽，不料果是家兄。不知嫂嫂出家之後，可還回來報德齋？男子能否進去可否？令小姪見嫂嫂一面。」鶴亭道：「菴裏只怕男子不能進去。今日先室忘日，小女回家祭奠，此時只怕還在家裏。」仲藹道：「如此，敢煩伯伯引去一見。」鶴亭便帶了同到家裏去，讓在書房坐下，叫丫頭到樓上去說知。一會兒，棣華下來，繙流打扮面黃肌瘦，神采無光。仲藹忍不住放聲大哭，拜倒在地道：「我哥哥負煞嫂嫂，兄弟又不能早日南來，以致嫂嫂如此。今日特來請罪。」棣華也大哭回拜道：「叔叔請起，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，害了你哥哥，所以出家懺悔，想起來兀自心痛。叔叔萬不可如此，說望叔叔保重，早點娶了嬌嬌，生下兒女，代你哥哥立一個後。未亡人雖已出家，不得爲母，亦代你哥哥感入肌髓也。」仲藹聽了，慙是哭不可仰。坐了一會，棣華便辭了上樓，仲藹也要辭去。鶴亭道：「不知賢姪住在那裏？不嫌簡慢，何妨住到這裏來。」仲藹道：「此番出京，有人寫了封信，介紹住在德昌字號，行李已經搬去了。並且小姪即日就動身到蘇州，雖然有了先兄期喪，不便娶親，也得先見了家岳，定個日子。」說罷，便辭了出來。到德昌取了行李，選到蘇州，先入了客棧。按着從前寫下的住址去查訪，誰知到了那裏，已是「門是人非」了。問了兩家鄰舍，都說王中書那年回來，不久就死了。才終了七，他妻小使帶了女兒到上海招女婿去了。仲藹暗想：「只我便是女婿，他又招甚麼女婿？並且熱喪裏面，那裏有招女婿之理？」無奈問了幾家，都如此說。只得快快回到上海，仍住在德昌字號裏，終日穿歡，號主歸荃書，問知情由道：「或者他們沒有了男子，到上海投親，也難說的。何妨登個告白

訪問呢？」仲藹依言，登了個訪尋王樂天中書眷屬的告白，半個月，杳無信息。仲藹更是不樂，暗想：「我數年來，守身如玉，滿望今日成就了婚姻，誰知來遲了，我的表妹，不知遷徙到那裏去了。」歸荃書見他終日悶損，不免設法代他解悶。一日邀了幾個朋友，同着仲藹，到妓館裏吃酒消遣。一時燈紅酒綠，管絃嘈雜，大眾猜拳行令起來。仲藹仍是毫無情緒。忽然一個妓女手姿綽約，長裙曳地而來，走到仲藹右首一個朋友後面坐下。仲藹定睛一看，不覺冷了半截身子。原來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，不過略長了些。那妓女也不住的對仲藹偷睨。仲藹忽然想起：「小時候和娟娟一起頑笑，到定了親時，大家背着人常說：『難道將來長大了，還是表兄表妹麼？』這句話，是大家常說的。這個人如此相像，我終不信果然是他。待我把這句話提一提，看是如何？」想罷，等那妓女回臉看自己時，便說道：「難道是表兄表妹麼？」那妓女聽了，頓時面紅過耳，馬上站起來，對那客人說道：「我還要轉局去，你等一會來罷！」說罷，拔腳便跑。仲藹此時才如冷水澆背一般，頓時兩眼昏黑，連人帶椅子，仰翻在地。衆人吃了一大驚，只當他發痧。用痧藥亂救了一陣。仲藹道：「我偶然昏暈，並非發痧，這會好了。」歸荃書也不知就裏，忙把他送回號裏去。仲藹拿自己和哥哥比較，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較，覺得造物弄人，未免太甚；浮沈塵海，終無慰藉之日。想到此處，萬念皆灰，即定日運了父母兄長靈柩，回廣東安葬，把掙來萬金，分散貧乏親友。披髮入山，不知所終。

著房山六漱

本足

九

尾

龜

册一裝精

五角 實價

(分六角一費寄)

本書為花事小說之最上乘。蓋作者有胸襟。有感慨。有本事。兼有文才也。本書主人翁為章秋谷。實著者張春帆之自况。同游者。亦實有其人。妓女方面所謂四大金剛及寶金花等。却是盡人皆知。故本書堪稱寫實之花事小說。全書凡一百九十二回。洋洋灑灑。一氣呵成。章台佳話。北里風流。盡流傳豔聞之能事矣。

行發局書界世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初版

足花月痕
本——恨
海 (合一册)

定價拾伍元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於中華民國八年一月一日由
廣智書局立約讓與
歸本局繼續所有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

本書定價係上海新法
北京按聯派券折合實售
三折另加收郵運費一成

